

年

卷

期

2

第

1

—

6

第

紅豆

1934-1935
 2:1-6
 3:1-6
 1936 3, 4:1-6 共184 次目

洛多皮	是誰之過	梅雨天時吃梅子	異心之表現	燕子	散文	夏·秋的憂鬱	南國的四月	詩三章	殞星	向空荷包訴苦	給羅莎蒙	墟歌	畫室裡	垃圾堆中的破酒杯	黃昏湖上	詩	賣解者	戲劇	夜航船	賣花女	一杯茶	駱駝	一個女人的丈夫	小說	夢想者	——浮士德之分析	文藝譚	論文
銘申譯	廖嘉祥	悟真	銘申	中堅				梅當	家梧	滅魔譯	滅魔譯	滅魔	盧荻	風痕	風痕		魯子顏		金明	蘇樓譯	梁之盤	幹蒼	黎學賢	丹陽	陳演輝譯	張寶樹		



期壹卷三

染洗須知

梁國英

總局中環文咸東街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
 分局油麻地新填地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

梁國英經營染洗事業二十餘
 年經驗既多工夫乃臻美妙
 諸君賜顧當得滿意稱心也



文藝譚

——浮士德之分析

張寶樹 (Prof. J. B. Bush)

陳演暉譯

中山大學教授張寶樹 (Prof. J. B. Bush) 對西洋文學之研究，素有心得，著作極豐。近在英文學會演講歌德之浮士德第一部的分析 (How to Study and Enjoy Literature——An Analysis of Goethe's "Faust") 發揮透闢，精彩異常。茲特由陳演暉先生譯出，介紹如左。當為讀者所先睹為快也！陳先生譯筆忠實流暢，觀此篇不啻坐講壇下聆張教授珠玉紛披之偉論。蒙彼抽暇譯出，順此致謝。

——編者

我相信你們都是文學之愛者。樂學是一切學問的起點。無疑地你們之欣賞文學，為的是他能深刻你們底思維，豐富你們底情感和提高你們生活之理想。因此為滿足此種要求，你們須得培養起愛好那經過悠久的時間的試石而遺留給我們的珍貴的作品之興趣。我這樣說，並不是教你們對於現代的作品可置之不問；但我們得記取凡能盡其本職的讀物便是愉快的讀物，愉快的讀物便是可貴的讀物。在文學裡，你們正訓練著聰明地選擇的能力。歲月是短的，你在選擇不良的書本上消耗時間一分，你底生命之經緯便短折了一分。你們之得到一部傑作，正如一個建築學者之接近一坐完美的建築物。對於這建築物給以整個的批判和各部的正確的透視是重要的，你們得選擇能給你們真正的原理和純正的興趣的書。這是讀書時代，無數男女們每日也許瀏覽著許多書籍和報紙，然而這些書報中能給他們以披沙揀金的健全之批評的却很少。

我將為你們介紹一個於文學和文化造詣極深的德國人。他在文學之殿堂裡與希臘，羅馬，英倫，亞美利加或中國之最偉大的文學家同站在一水平線上在其作品中表現其最高之思想，情緒與行為。現在我要和諸位談的可分兩層：其一是如何研究與欣賞文學；又其一研究歌德底浮士德之內容與結構。

在討論浮士德之藝術，想像，詩及哲學以前，我得提供幾個可以幫助你們研究及批評文學的原理。你們都是研究文學的。自然要如欣賞一件藝術品一樣的欣賞各種文學作品，不特要訴諸我們底美的意識和較高的天性，還要訴諸我們底特殊的精神與情緒。

一、我們研究某件文學時，首先應該問這個作品已真實地表現了人生嗎？表現了人生與人性的永恆的真理嗎？表現了他底時代的生活及思想嗎？他能把潛在的現實性呈現於我心眼麼？

二、我們又得問問，作者底全部工作能調協的地安排了嗎？那便是說他已給那廣博的森羅萬象的人生與要性表現的恰到好处了嗎？

三、吾人批評一種文學作品，不應只站在術語所謂的獨斷的觀點上，尤應採用歷史的批評，即是吾人該想想作家們生存着的時代所給予每個作家的限制。如六七世紀時表現於盎格魯撒克遜史詩比奧烏爾夫 (Beowulf) 的情緒和技巧許是未臻純熟之境的，但經過千載之文明的蕪蕩而表現於濟慈 (Keats) 及丁尼生 (Tennyson) 詩篇裡的優緻的精神便天衣無縫了。

四、這作家用以表現的方法是客觀的呢還是主觀的呢？這也是值得我們問問的。所謂客觀的，就是說作家不存偏見地表現人生與人性；所謂主觀的，就是說作家以其個人的興趣，情感及印象渲染於其作品中。

五、此外，還可問問，作者已明確地構成了一個人生之理論了嗎？如其構成了，它表現它本身的程度如何？它底健全性又如何？

我之勸你們研究歌德底浮士德有兩種理由：



一、認識浮士德便是認識最偉大的詩的創造。

二、研究及欣賞浮士德即把握到一條根本的現代文化底原則了。在世界大詩人之羣裡從沒有像歌德那樣明澈地表現出道德線上一個人底品格之進展，與給那永恆的善惡的原則所領導而度其一生的重要性的了。無論在個人或國家，歌德最痛惡的就是卑鄙的自私，或殘忍的利己主義。『歌德的論理哲學是一切個人的慾望都要限制於或附屬於一個更高的目的下；為無私的理想而作的自我的犧牲乃人性正當進展的大道。由歌德底浮士德我們可得而洞察歌德底的對於人生及炫亂的問題的處態。我們底第一責任便是使我們自己辨別那可行的與不可知的，可達到的與不可達到的。既經實踐了這人生的準則，然後負起你眼前的責任是了。』人並不是為解決世界的問題而生的。』歌德說，『只不過來發見問題之所在而善用其理解力而已。』

撇開文學的創造與文化的觀點而論浮士德。浮士德仍有值得我們研究的理由，即由世界文學的觀點以研究是。許多創造之主力如英國以利亞白主義，天主教之西班牙，德意志之文化及十九世紀之神秘主義的等都溝通於以同樣的浮士德故事為題材的作品中用不同之觀點表現於吾們之前。由世界文學之研究，我們養成愛比較的心性，知道注意世界文學中的異同點，這對於無論東西某一國家之文明和文化之理解都有相當的幫助。歌德底浮士德建造於這樣廣闊的原野上，因其具有這樣廣博與深遠的人底關係，其對於吾人無論男女都具有永恆的關切。

上面為你們提出的這許多觀點，如怎樣研究與欣賞文學，怎樣從詩的，藝術的，文化的與世界文學的觀點以鑑賞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以每一個為主題都可寫成幾個巨冊。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想在一個鐘頭內，盡量發揮關於歌德底浮士德的一切。現在我所能提示給你們的只是幾點關於浮士德的意見。浮士德是歌德的巨著，歌德底一生精力都萃於此巨著的製作中。它是一部膾炙人口，舉世認為最偉大無瑕的創作。

浮士德故事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故事。它感動了最偉大的詩人底心靈，如沙氏比亞時代唯一的比肩者馬羅(Marlowe)，天主教西班牙之權威劇家加耳特論(Quintana)和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意志文化與文學之重心的歌德。

讓我再談談吧。浮士德故事亦曾感發過許多最偉大的音樂家，如德國之 Spohr 和 Schumann，法蘭西的 Gounod 和 Bizet，意大利的 Puccini 等都把浮士德戲本譜之音樂。

然而，以浮士德故事作為終生的伴侶而將其由青春至晚年的畢生之經驗與感與溶會而貫注於此創作中的，惟歌德及現代神秘主義之先驅者 Philip Bailey。歌德的浮士德，乃所有關於浮士德的創作中之最成功而傑出者。

歌德的生活與浮士德之創作有着密切的連繫。實在此二者是平行的，『浮士德』引進歌德之精神的生活，而結束其物質的生活。吟誦，研究與消受『浮士德』，即是觀照詩中所展現的這詩人的生活，又即是探索着歐洲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事業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你們都記得，歌德活着一七四九至一八三二的年代中，世界上最大最偉大的事變之一是法國大革命。這是美國革命，宣佈獨立及『人生而平等』的時代，在某種意識上可視為歐洲運動之一反映。這又是歐洲歷史上對時代的時期，世界大哲學家康德(Kant)，世界大文學家歌德把他們底思想轉而之於為虛梭的打破人間的不平等的偉業所激起的德謨克拉斯西的時期。這是整個歐洲都傳誦着這個斷語：『再沒有僭竊人民的暴君了。權威，當然，我們須得有個權威，但這個權威必須是表現社會全體的福利的。』康德在其名著『實踐理性之批評』中推出一個肯定的結論說：『人因為要成功一個社會的動物，而且是一個理性的動物，必須在他自己之上，樹起一個道德律以為絕對的權威，在這道德的權威中，文明之各種制

度植其根基，它們是它之實現的工具，「歌德便努力將此題問——為個人的人與為社會的人之調和問題的答案賦之以文學的形式表現於浮士德中。」

我給你們指出這歷史的背景，這樣你們對於這廣大的如生活本身一樣的浮士德戲劇可得一個正確的透視，因為浮士德是一部世界的詩，其包羅之萬象中反映着一個最偉大最豐富的歐羅巴的智慧。

浮士德敘述一個老態龍鍾的學者，孤獨地在書齋裡怨懣着那不幸的書籍。浮士德雖然是一個博學深思的哲學家，他也厭倦於生活及知識的追求之徒然了。宇宙之謎是什麼？這問題他尚無從解決。

為尋找幸福，他怎麼幹呢？他外面是一個青春的幸福的人間世，他不滿於他底稿木死灰的暮年了，在失望中他景然於魔術，大聲求助於撒旦。他與魔鬼訂約，把靈魂賣給他，倘若他能幫助他得一度感官的快樂，自後即受永遠的懲罰亦所願意。顯然，浮士德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表現着一個人的觀念，他得了智慧為其自私的企圖之幫助而願犧牲其將來之幸福以換目前一時的享樂。這是人類個人或國家的最普遍的錯誤。

上面說過，浮士德故事，是一個有名的傳說，從荒遠的年代起便遍傳於歐洲，這個傳說馬羅曾拾之以創造其傑作。浮士德經馬羅而成了戲劇的形式，隨英國漫遊劇團傳入德國。歌德童年時代在佛蘭克福(Frankfurt)也許常看到傀儡戲的浮士德，而得了印象。於是偉大的以利沙白的戲劇時代，便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另茁新芽。沙氏比亞也許未與聞浮士德傳說，至少這類種子并未曾在他底偉大的心靈間滋長。但他以詩的天才擁拾了丹麥的哈孟雷特故事代替條頓的神話傳說。哈孟雷特是德國浮士德的生理的與精神的第一昆仲，且與浮士德一樣同受教育於威登堡(Wittenberg)的基督學校。

浮士德傳說，正像一切藝術的及詩的創作，它不是由一個天才的心靈產生出來的；它不過是一個悠久而持續的演進中的焦點，為其一代一代不輟的流傳的它的不磨的力量所聚成。歌德童年時在佛蘭克福傀儡戲中看到這民間文學時，他底易感的靈魂便渲染上這時代精神之印象。「真正的神話傳說，是一個生長體，一原生質的永無止境的發展，在其中，人們寄託他們自己底觀念，而在此觀念中反映着這世界的精神行進的本身。傳說隨人類之生長而生長，由同樣的種子產生同樣的形態。」同樣在中國民衆的心中底滋長許多民間傳說的英雄。如封神，水滸，三國演義都是經多少代流傳後，給作家們把着了加以創造出來的產品。

歌德之浮士德亦如其傳說，在他自己的生命中經過同樣的過程，是他底靈魂掙扎之反映。一七七〇年歌德尚在 Strassburg 大學讀書時，關於浮士德劇本有這樣的話說：「這饒有意義的傀儡戲故事，又再以各種聲調在我耳畔低吟細語。我也曾徧遊知學之野，然不久便給感到它的徒然；我也曾在各種形式中作人生之探試，却反於從未有的不滿與煩惱。現在像許多人一樣，我伴帶着這許多東西，以娛寂寞，但沒有把它們任何部份寫了下來。」

歌德之感覺不得不寫浮士德，是因為那時代精神刺激着他底天才，非要他表現那自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二年代的歐洲之兩大思潮不可。歌德正像傳說中的浮士德，他是一個向前追求的靈魂，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他後面開展着的是美麗而富於信仰的中世紀；他周圍湧着的是我上面說過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之力量高潮。浮士德便表現這類雄心，一種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後的歐洲想理解人生的知慧底希企和想以生活體驗生活的情緒底慾望。換言之，浮士德是時代底知慧與情緒的關係的縮影。那時代的紛擾的精神，掙持與奮鬥疾呼着它底詩人，歌德乃表現此故事於完善中。

歌德把握着這浮士德傳說，在那非常人的非常時代的非常的俄頃中，賦它以藝術之至高形式。他把這故事全盤改造，所有原始的未完成的原素都給投諸背景中。一個英國學者論歌德的生活及其作品時說的好：『比一切研究的工具都重要得多的，是致我們自己於正確的觀點上以研究和享受這奇異的詩之企圖。它底聲譽幾乎是無可比擬的。它一個外在的問題之無可抵抗的媚力訴諸一切心靈；機智，憤懣，幽默，神秘，虔敬，懷疑，藝術及諷刺，無一不波動到，無一不根心之纖維不接觸到。學者們懇摯地懷疑與奮鬥，努力於人生之謎之解決者，讀此詩感着他們底脈搏的奇異之顫動；不僅學者如此，Häro 用着可容許的誇張說道，即德意志配彈子戲的工人，也無不為其潛力所吸攝啊！在浮士德中，像在鏡裡一般的，我們可看到知識實在界之永恆的問題；此外，還可聽到我們底社會的複雜的形相。它是一個問題又是一頓圖畫。蘊涵着它底攝力。問題裡包含着許多主要問題。圖畫裡表現人生舞台上排演着的輿情，情操，階級等等。這大問題表現於它底赤裸裸的本身，這圖畫則渲染自它底萬象之描繪中。』

這段話可佩服地總匯了歌德所運用的材料。浮士德代表人類靈魂為追求至善及自由之掙扎。此故事的本身，像陶工手中的黏土。正如沙氏比亞拈着那殘缺的傳說和古史中的故事，給以生命與氣息，創造他底不朽的戲劇，歌德以其天才把純潔的人性與情緒滲而注諸他底無尚的浮士德創作中，它之氣息暢然，栩栩如生之態，除了『羅密歐與朱利葉』是無可比擬的：

浮士德劇本開始於舞台序幕。序說作者與劇場經理和一個代表公衆的丑角的對話。是一個有趣的關於戲劇藝術的討論。顯然戲場經理所關心的是獲利問題。作家或詩人所關心的是名譽；但最好的批評還是一般公衆。麥里安德萊(Mary Andrew)代表公衆從問題實際之探求，即羣家的娛樂料正此二者之爭執。本劇的真正開端是『天堂序曲』，這是神與魔鬼的對話，魔鬼梅非士特(Mephisto)，誇說他能引浮士德入於邪道。下面是梅非士特說話的：

好啦！時間將告訴我們誰是智者。

我全無關懷於輿論。

當我底目的達到時，

你要讓我盡情歡唱。

他將要茹土如飴，

如我的堂兄弟，那有名的蛇一樣。

此故事開始於兩個序曲。一個在舞台，一個在天堂。由前者你看到『整個世界的舞台，一切男女都是排演的角色。』由後者你知道天堂是有奮鬥，懷疑與禮敬的中心與目的，浮士德是向天堂的奮鬥，他最大的努力是擺脫梅非士特——毀滅與否定之精神——而使自己轉形由不完而至於完善。基督不是說嗎？『那人有什麼益處？倘若他得了整個世界而失掉他自己的靈魂。』人無論男女，在他或她底人生旅程中，必須努力奮鬥脫離惡魔的羈絆，純潔他或她底心靈以登天堂。

這天堂序曲是模倣聖經中的約伯記的。我曾和諸位談過，聖經所給予世界文學的巨大的影響。梅非士特是約伯記中的魔鬼之擬形，若嚴格說他并不是一般所謂的撒旦。穆爾頓(Moulton)教授當它是『刺激浮士德暮年的厭倦心理，起了懷疑的態度而行動於是乎始的批評的精神。然批評在其本身中變成了一個目標，引見批評者至它底深漠之工作，告訴我們梅非士特在大毀滅者之意義上是個他底全部精力都已腐化而成破壞之辦的否定之精神了。』

浮士德是個無所不通的學者，因感到知識之空幻，追尋生與死此兩大神秘之徒然，而陷於失望，轉而之魔術，喚起地府之魘，在他們中既無所得，最後乃與梅非士特訂約。魔鬼梅非士特願助其盡享人世之樂，但到地獄時浮士德一切必須聽他奴使。約成，浮士德乃準備登程盡其感官之樂。梅非士特喬博士裝，領浮士德乘魔毯漫遊各地由罪惡的淵藪的 *Anrebelle's Cellar* 至 *Wilhe's Kitchon*，這兒浮士德喝了釀酒與巫女發生穢行，漸漸浮士德便沉溺於物慾與色相中了。在這生活程度之下，浮士德突然遇在街上碰着馬格里脫 (*Margaret*) 一個至純潔天真的少女，她正由教堂出來。愛情挿語於是乎開始。這給予本詩以無尚的媚力，甚至沙比亞也不能描繪這樣一個情緒純一，簡樸而嫵媚的人物。因為她如此純潔，梅非士特無能加害於她。浮士德誘惑這少女成功了。悲劇却很快的落在她的頭上，直至使她入獄癡狂而死。這是歌德底浮士德第一部的撮要。其中最動人心魄的情景是馬格里脫之臨盆，浮士德跟馬格里脫在 *Elfen* 花園中的幽會，和馬格里脫在獄中病狂而死等等。在馬格里脫的歌中，獨白裡，及『天堂序曲』裡，歌德都給我們以最宏偉的詩。

末尾歌德給我們寫出浮士德獲得自新的力量與拒絕再行爲，而尋到最後的自由與贖罪。歡迎浮士德的諸天使中，第一個便是馬格里脫——這個爲他底罪惡的色慾所摧毀了的女子。在結束此劇的仙樂中歌德顯示給我們他底全部的主旨是：

彼方飛逝着的世界，
只是一個象徵。

不完全的，如今變爲成熟，
舌頭不能說出的，如今現實了，

女人永恆的迷力，
吸引我們上升。

浮士德是無可比較的，真的無論何處都沒有像它這樣的東西。這是什麼？是歌德之力的秘密克服了我們？是我們在他底人生與事業中發現的永恆的攝力啊。在浮士德裡我們可得而把握着歌德底心靈之光底啓示，知道怎樣處世和寬宏地清澈地看這世界。你怎能克服這世界呢，像 *Famburians*，像凱撒，像拿破崙，倘若你沒具有一個發展得恰好的智慧與人格，先不斷地克服你自己。

『惟每日從新克服自由與人生的，
得到他底自由與人生。』

沙比亞底戲劇的大半題材，不是這同樣的觀念所給予的靈感嗎？『生活之真諦是持中，傾視中庸之道的耽迷，必陷生活於罪惡。』在他底劇本中，沙比亞無時不默究着這一念之差而毀壞全部榮華的人生的潛勢力。

歌德創造浮士德以開發文化中之一大真理即：
“Wer Immen Shebond Sich bemuht,
Den konnter wir arfo van (自強不息者必得救)

一息尚存，此心不容少懈，歌德底人生哲學教我們棄掉粗鄙與狹隘，不自封於一隅，從世界的全體着眼，歌德一生所需要的是充實與完滿的生活。正如基督之教我們應該生活而且應該豐富地生活。歌德底浮士德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是人類文化所開的花與結的果。文化在歌德一生

中總具有最高的原動力。盡你一生和諧地發展你底技能與力量為世界上一个真正的公民吧！意慾如一條被羈勒着的狗，它無時不圖脫繩而逃，你得時時留心給以控制，在挫折中保持你自己。如是你便不致沉淪於財貨女人，醉酒，戰爭及狹隘的國家主義的瑣屑的動機。凡仔細研究過浮士德或歌德底任何作品的人，莫不為其廣博的文化觀所吸攝。這個文化觀像孔子的天下為公或「大同」哲學一樣，包含了整個世界。誠然，在歌德作品中的自我的發展是無限的。在文化的領域內是目的決定手段呢？抑或吾們牽從彌爾敦之說：——

「知識如食物，取用須度量，適可而止，否則如營養品之轉而成風，反蒙其害。」

歌德在浮士德及其他作品中，一再闡明此真理；我們最重要的是以親密的步履隨同人生之真知從這罪惡的不和與醜態中探求原則之一致即永恆的「善」。這也是基督的人生哲學。民族也如個人一樣，我們何以必須嘗試大謬的人羣已往幹了現在還幹着的，在覺得正道以前的亂作妄為呢！我們為擾亂的人生問題所苦時，我們能不知道基督的以愛與仁慈，理性與宗教應付它們的方法嗎？

浮士德在其兩重人格的掙扎的失望中，轉而以魔術為達到其至高的知識與快樂的掩徑，他尚未至經歷大難而難及多人時便醒悟了。他忘掉過去，以新鮮之活力尋求他所渴求的至高的人生觀。

然而，正如上帝在歌德底浮士德中所說：「人是易於犯過的，因為他要掙扎以滿足這熱望；因他的無知與好動，他不息地追尋着，但他對於任何的解決都是不滿足的直至達到至善」誠然，這是人類生活之原則，失誤的人給看着走着自我純化及自省的路，這是人類生存的津逮。

這是歌德之浮士德中的至偉大的事實。浮士德是歌德底天才的真正核心。像一個偉大的詩人在他底絕唱的詩裡注入他全副精神，竭盡他底心血告訴我們他所知的一切；他的福樂是去尋覓一個容許他這樣幹的題材，這便是荷馬，魏琪爾，但丁，斯賓塞爾所致力的途徑，再說吧，彌爾敦於此亦無例外。

文學的語言是經驗，民族文學的語言是民族的經驗。「自由之型，美之型，理性—正義，仁愛，慈善，愛情，文質，自然之喜悅，神之接近—這種種型式，由過去的詩人，聖哲，戲劇家—拍拉圖，魏琪爾，但丁，莎士比亞及歌德等所賦形。他們是通過它生活於我們間。」

這情緒與思想之理想的形式，表現給我們一般人類性靈經過悠遠的時間的演進。

時間不許我作關於浮士德各方面的有趣的探討。待有機會時我必將浮士德第一劇中最偉大而富有光芒的詩選出和你們鑑賞。事實上，我已從舞台序曲和天堂序曲中提出許多了。像 *Annerbeth's Collier in Leipsic*, *With's Kitchen*, *Margaret on Fanny's Arm*, *Martha with Methisopholes's* 律爾等，都是浮士德第一部美麗無以過之的詩。

讓我再說說關於世界文學之欣賞以為結束吧。我唯一的希望是刺激起你們的興趣，在文學之美及趣味都是無窮的這事實上，時常使故事升華成功音樂，成功亞諾德所謂偉大的風格，純粹的風格；而在傑作中你們會諦聽着這宇宙的萬類如暴風潮之島 (*The Island of The Teampast*)。自然科學也許於訓練你們底心靈習慣對外在的世界作正確思維是有用的，這是生活的一面。還有主觀的一面，你是絕不能逃避它的，除非你偶然失掉了你底思維與理性的功能，即使如此也仍有主觀性的良知在。總而言之，生活之內在性在你底意識之流中是要與你底良知你底人格，和亞諾德說的佔有生活四份之三的行為發生關係的。「你其知己」這是倫理上的任務，須由此進而理解我們底同儕。科學是不能與偉大的文學之功用比較的，它是人類最高尚思想同情緒。歌德，你必須從文學中認識人類的思想是無止境的。大山之後還有大山，峯巒之間還有峯巒；雖然外在世界也許有限制，但表現與反映於文學中的思想與想像無限限制的。展開廣大的同情和若谷的胸懷，是欣賞文學之唯一大道。

一個女人的丈夫

黎學賢

門兒「砰」的一聲响，於是忿恨的眼珠子便朝上凝定了。像是變野了的動物，抱起那個淌着鼻涕和眼水的六齡孩子，開始踏着可憐的方步。

寒夜裡，一切全變凍了樣。悄悄地放在一個角落裡的石膏像，零亂的書報，塗上了黑字的原稿帑，黑得够的壁爐，鏡檯上那盒張開了口的巴黎唇膏，飛散在周圍的香粉，顯示了主人先前那種狼狽情形。所有的東西都好像在寒夜裡治了臉，躲在舊椅上，泰然的把女人的絲襪和紅色底袴當襪墊的小黑貓，那呼吸也像是拖住了。

赤熱的心屬於一個女人的，但精神和每天的時間都屬於一間報館的編輯室的男人，他現在感受了一種猛烈的痛苦了哪。

世界上的事情多是反常的。懷抱着一種慾望，向不可捉摸的境界跑去，結果慾望在那境界死去了。奢求幸福，靈魂之慰安，比那水泡還容易消滅。誰不會知道呢：缺乏錢的人，他是找不到享樂的。被種種痛苦所折磨，一切都在連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情形下度過去。但是，有另一種女人都不是這麼樣，青春時該享樂是懂得的，往往從人們所覺察不到的事物上發了財，於是乎在丈夫的背後賣弄風情，竭力鋪張她的獲得男人愛情之種種技巧，對一切該負累的都卸責了，落得另一個男人哭笑不得。像這樣的一個女人的丈夫和一個丈夫的女人，我是頗知道一點他們間的悲劇怎樣開展的。

本來和妻反目這類事已是慣常了，不進廚房燒飯，不理孫子哭，獨個子的詭裝出街，七年來如一日哪。做丈夫須能屈能伸，這是他的處世哲學。對妻子也是這麼個樣子。但是，在他以為事情可以安然無事了，而妻却還以淚眼相向，萬個不了，於是事情更壞下來，弄到非動武不可，妻也不肯休止，粉盒，繡花拖靴，墨水瓶，觸到手的都丟過來。然而，今晚上雖是打得沒有這麼起勁，看情形却知道比任何一

次都壞，她那出門的姿態便已有點異樣哩。

不安於貧窮的環境，近這幾年來在她的言行上已有了顯著的明證。布衣粥食，在熱戀時的種種誓盟，到了婚後兩年，他帶着她參加了許多家庭夜會，和踏進過無數次的電影場之後，性情全變了。不慣步行，這樣那樣的東西全說壞，怨恨着他不上進，一輩子都是吃報館飯，購洋房，汽車，一切都落了空。這樣地自言自語，猛的把孩子擲落地上去。看這情形，大家便又吵了起來。

「一切都是你不好，看你將來出落得怎樣結果！」殷紅的嘴唇掀了起來，樣子可極難看。

「累得要命的是男人，你祇是坐在那裡等吃。……」額上頭的青根很是清楚的現了出來。說這話後，人的屁股兒已離開那張搖椅了。

妻是愈加興奮了；但是美麗的眼珠子早已眨出眼淚了哪。

「孩子的屎尿要你打理事才麻煩呢！你祇會講漂亮話。」這麼樣便把双足打地板上頓了起來。這哭樣，話像小孩子撒嬌。

他不曾和普通入一樣，對妻會日久生厭，他是一個懂得愛情的漢子，因此在不可以開交的情形之下，他伸開他的臂膀，裂着笑臉兒，說：「親愛的，和和氣氣，這麼生活才好過呢！」也有過，但是每一次都失去了効力。親愛的讀者，你們想想吧，人類的慾望是極複雜的，被種種不同的環境所訓練，使一個漸漸變野的女人棄貧就富，並不是偶然的。做丈夫的不能對妻子的行動加以制裁，全是因為他太忠實了。他信任妻子。

雖然在大家吵鬧的時候會憂心如焚，但一到了別一個男人的身邊時，上帝知道，她會露出一副雪白的貝齒，會向男人的嘴噴去一口或兩口烟的。當兩個人的熱情達到高度之時，接吻這技術是多餘的了。所謂「陽臺」林立，都市的誘惑物呵！

誰知道這六齡孩子是誰的呢？碰着那眼淚，已不成爲方步了。於是他靜靜地流着眼淚。被驚醒來的小黑貓，失了魂樣的向緊閉的門兒撞去。

「她走了呵！」接着：「小伶，別哭吧，我也餓着肚哪！……這時候，你該也知道生存下去並不是容易呵！」

微微的抖着，孩子哭得愈厲害，在寒室裡。也許是知道失去了母愛，總不喚聲媽。做父親的看時鏢，趕走了小黑貓，騙小伶靜着，一刻兒會帶媽回來，麪包，洋囡囡。於是便被披上了過時的短外衣，出了門。

寒夜裡的都市之光潮與人潮，是有點使失意人刺心的。白色的臂與黑帽子的旋轉，一點一點的笑，和一點一點紅色的，小白貓，年青紳士，屁股拐在後邊兒的西洋太太，……享樂主義者呵！這樣，兩隻眼睛便紅潤了起來，把矩外衣的領子拉高了，俯低頭，癯瘦的手放到後邊，枯樣樣哪。

說他的年紀青吧，爲什麼他的眼珠子常常下垂？舊日所留戀的電影場，咖啡室，現在都和他生疏了。袋裡祇剩下一個角子，那麼小的一個，麪包店的大件麪包，百貨公司的洋囡囡，那麼小的一個角子是不能爭氣的。躺在鏡櫥裡面的東西又離開他的感覺與視線了。

一陣急遽的履聲拐過，忽的翻轉了頭，那男人便笑着：「哦，你！有什麼消遣？」沒有拍他的肩膀，拔出塞在襟頭袋裡的紅白小帕拭鼻子，於是一簇香的味飛過。

「閒蕩着哩，你？」
「閒蕩着嗎？一個被生活苦够的人呵！……」

於是那人更豪爽了：
「正打算上跳舞院，那個小安琪兒，真是……哦，你不看見小報上常常……」

等到閃光的頭髮消失了的時候，他的頭又垂下了。視線壓在一對對的高跟鞋，旗袍的邊沿，他想起妻，想起一個子在家裡的孩子，也

許她現在笑痛了肚子，也許他又流着眼水和鼻涕了。

到了報館。

先是和瘦子才打招呼，瘦子才正吃着紅荳沙，他說味兒頗好。人是隨便的，對什麼事也不拘執，博覽古今典籍，盞管秃筆噉飯。這個人的態度很感人心，比之那些自稱爲鶴立雞羣的，成天張開了口的小子差別得真遠。跟着別人的屁股兒，身任一個半職，更自詡得意。慢說他不好與此種人交，即瘦子才也常常扁着口說：「媽的，看他們的世界吧！」

見他的眼睛像是流水，把匙遞攔下了，說哩：「又是家中事，又是家中事！」

祇笑一笑，沒有答話。翻架上各日報，又放回去了。

「瘦子才，有一塊錢嗎？」人在借錢時，臉色是變的。他第一遭哪！這勾當真不好多玩。

長滿鬚的下巴抬起來：「兩個銅板落了賣紅荳沙的老哥袋哩，營業部那兒吧，準有……」

跑到營業部，在那樣天時下，額上頭也凝着汗珠了。心是跳動着。見老陸，那傢伙像預知他要支錢，馬上便把嘴角縮了起來，露出了黃牙，那兩隻黑睛真有點似鼠子。

「真倒運兒，告白費今天還沒有收到。」

「那麼什麼時候才有哩？」

「老子不能答覆你。」

那口吻是帶點傲岸的，因此人便忿怒起來了：「沒有就沒有，大家都是一樣靠人吃飯，用不着擺那鬼臉！」

雜役們全拿卑鄙的臉孔釘實他，一個吹口哨了。雖是地位差一點，但在窮時，看待是賤的。假裝着不在意樣，拉動兩隻腳了哪。做一個女人的丈夫，並且又做了一個孩子的爸，肩膀上像是背着千鈞。未結婚前瘦子才力勸他守獨身，買一根粗大的手杖，夏天一個人去划艇兒，到冬天便圍爐取暖，多麼樂呢？但是他可不信，他說他

愛上她三年了，該再爬上一級。並且到禮拜堂去那個時候，他特自叫瘦子才去聽一聽牧師那一串說教，過後瘦子才總不說話。一個孩子爬下地來了，人事便有了很大之變遷；上編輯室編新聞時，每見他苦着臉兒，於是瘦子才纔說：「又是家中事，又是家中事！」

心愈加茫然了。帶着妻，轉包，洋因因，……摸袋，一個角子孤另另的躲在袋裡；但忽的孩子的哭聲轟入他的耳膜去了，那寒凍厲地，像快斷氣了；妻沒有顯恤，她的旁邊似乎站着一個漂亮的漢子，小

燕 子

燕子是玄衣的小天使，從北方的海濱帶來了南國之春。

又是都市的四月了——一點不動人的都市四月。沒有光，沒有花沒有燕子，有誰知道春是到了人間呢？一個晚上，我和不說及這事。不畢竟是都市人，老替着都市辯護。辯護也罷，一個像燕子般渺小的生物也不是機器和煤鐵所能製造的。他去世後，我便躺在床上，捻息了燈，對着窗外閃爍的星兒，默默的想。一時過去的許多清新印象都在腦海裡反映出來……

春樹環繞，浮萍漲滿的池塘。

一隻燕子的柔影在晶瑩如鏡的澄波上掠過，纖腰悠然微折，剪刀般的翠尾就在平靜的水面上翦成了幾條皺紋。那皺紋漸漸延長到淺灘邊，蘆葦也狂喜得跳起舞來。可是啞的蘆葦不懂得唱舞蹈的歌曲；那聲，燕子只好繞着他飛轉，一面按着她的旋律抑揚疾徐的唱起來。

臨水的人家是怎樣幸福呵！燕子舞得倦了，在蘆葦的柔莖上深深一吻，就翻身穿過池塘畔的竹籬笆，銜了一塊富有黏性的軟泥，飛入竹籬半掩的窗子裡。一不留神，那塊軟泥碎做了兩段——一段依舊牢牢地銜在嘴裡，好構築成細巧的新巢，給他的家住。一段掉到地下時，蹲在地板上閒睡的小貓連忙撲過去；但當他發見了他自己的錯誤

的香味，鮮紅的領帶兒，……人的身體便向左右旋轉了，黃包車，汽車，百貨公司，小販，項鍊，向上滾，又向下飛。

這故事展開了之後三年，那個離開了丈夫和孩子的女人狂的勒馬回頭，重返舊居；但是聽說那地方早就寂靜着了。

一九三四，四，一，一，一。

中 堅

時，似乎很難為情的樣子，伸一伸懶腰，便板着懊喪的面孔走開了。

……
是困人的三月。春雨在連綿綿綿的落下，院子已經濕潤得長起苔蘚來，玻璃窗上也蒙了一層輕霧般的雨點。雨點積得多了，就像熱淚一般從上面淌下來。

距窗數尺的葡萄架上厚壓着新綠映眼的嫩葉，籬蔓在雨絲風片中微微顫動，真是嬌柔可憐！那時有一隻小鳥孤單地在濕透的密葉叢中跳來跳去，口裡吐出動人的唧唧哀聲，好像尋覓他失去的伴侶的樣子……

雨漸漸由密而疎，檐滴聲也停止了。一層淡黃的陽光籠罩着剛洗灑得鮮明迫人的宇宙。那孤單的小鳥不見了，遺下那靜靜的宇宙，是怎樣嬌滴滴可愛！是怎樣含情默默無言！

我慢慢踱下塔來，行近葡萄架底，幾點冰冷的水滴忽然從架上滴下我的額，仰頭一看，一隻飛過的燕子無意中拂動那掛着一串串水珠的柔蔓，又竊啦竊啦的轉過西北角的短牆去了。……

那些甜蜜的回憶，一會覺得很清晰，一會又覺得有點模糊，使我心境怡然，枕着自己的手臂，酣然入夢。

異心之表現

銘申

自從男性中心社會出現於母系制度崩潰之後，附庸的女性就變了深淵下的人們。含有地獄氣分的婦女生活史是一部血和淚的結晶呢。時至今日，女性還馴服于男性鐵蹄之下。文學是人生之反映，不錯，你總會見到易卜生在其傀儡家庭中有有力地表現着這嚴重的問題吧，惟不要忘記那是近代的事情。中世紀呢，文人不僅隔岸觀火，忍聽女性輾轉呻吟的哀音，還揮着他們的筆尖喚她作禍水：'Water of India'呢。這，在舊禮教所織成的天羅地網籠罩着之中國，女性愈墜水深火熱之中，愈沒人替她作不平之鳴。無關痛癢的閨怨或長門怨是滿目琳琅，人性之表現——反抗心之表現，則寥若晨星了。

也許，'When a man's down, never hit him. Give him a hand up.' 這兩句話祇是為 Man，不是為 Woman 而設的吧。但，——雖然是落在舊時代中。這人間慘劇終逃不了 Superman 底心眼，終由多情善感的天才詩人底搖動人心的筆尖進出來了。雖然是寥寥可數，但這反抗心理的表現，都是稀世之珍。

在中國文學二大寶庫中，描寫女性反抗心的。詩經有中菁，騷有英二章作為事實的暗示；屈原則以其山鬼象徵女性的異心。但，明張游鼓地描寫這意味深長的題材者，唯李長吉底『有所思』成為中國詩壇上的千古獨步之作。——

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游蜀。簾外花開二月風，台前淚滴千行燭。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

想君白馬懸彫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

夜殘高碧橫長河。河上無梁空白波，西風未起拋龍梭，年年織素攢雙蛾。

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桂花幾

度圓還缺？』
鴉鴉向曉啼森木，風過池塘响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城南更問仙人卜。

風痕先生說得好——這篇東西精緻深刻到這樣程度，便是在李氏底錦囊之中也是翹然特出的。你看他把作中人物對於她丈夫那種既不甘願愛，又不能不愛，而雖然想勉強相愛以資消遣也無從携手的衷情，和一種飄忽而複雜的矛盾心理表現得如此透關，如此真摯，令你閱讀近代拉丁作家的的小說那種感覺。而尤其難得便是他竟然恢復了我國婦女們因被過度壓抑而消失了的人性——反抗心——這種文藝復興的近代精神。你看李太白的詠昭君底『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只寫出一個怨字，杜子美的詠昭君底『千嬌麗質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也只寫出一個恨字，而長吉則更進一步寫出一個反抗的心理。這是怎的卓越不羣。說一句時髦的話，他真是革命的詩人啊！——真的，想像警鍊，象徵靈妙，情境相融，加以詩氣清新，使它有尺幅千里之勢；這媲美 Edgar Allan Poe 的詩鬼之石破天驚的表現力，在這精美美玉的四射光芒中，替地獄中的女性吐了不少鬱氣呢。『君心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實在是對強橫的男子漢之『有力的威脅。』不過，江山迢遞，美人遲暮，誠如八百年後黃仲則底同一價值的絕唱裡所詠『誰能事貞素，臥聽莎鷄曲』呢？

談西洋文學呢，那不能不推沙氏比亞在悲劇 Othello 中借 Emilia 的口頭說出的一番話。

憑藉它底尖銳的刺戟，奧賽洛 Othello 是與哈孟雷特，李爾王及麥克伯爾並垂不朽，也許它更是莎氏悲劇的代表作罷。其中，『Othello』關於愛的一番話固然給與人深刻的印象，而 Emilia 這一番話更為巾幗揚眉哩。——

『如其妻子真會墮落的話，我以為這是她們丈夫自己的罪過吧。』

那就是他們拋棄自己的責任，移家室之情耽于野驕；不然就爲了瘋狂的妬念把我們囚進牢籠；他們更抨擊，諷笑我們無心之失的前愆呢。啊，我們受騙了；雖然我們有時受寵若驚，但嚴酷的報復也够人抵受啦。讓丈夫們認識他們妻子也有同一的意識吧，她們有鼻觀視覺，她們更有辨出甜蜜與辛酸的味覺，如他們有的一般。實則，當他們以愛我輩之情移注於路柳牆花，他們究竟爲什麼呢？那是逢場作戲嗎？我想也不會錯的；難道無厭之慾火釀成的嗎？我想這是真的；爲了意志薄弱而誤入迷途？事實也許如斯。然而，那麼我們就沒有慾念，沒有逢場作戲之心，沒有楊花水

駱駝

安尼：

我在二十號寄給你的信，現在想起來，又是一個無法挽救的後悔。這個後悔簡直有些痛苦；在今日接到你的信後，痛苦更加強烈的在胸膈裏發燙！

我的信裏所說的，老實說，近於「漂亮話」，是我平常所極端鄙薄的；不徒竟在無意裏犯上了！雖說寫信時是一腔誠懇，但這類誠懇是劣等的，是低價的。安尼！你雖說我沒有錯，可是你的話也不能醫治我的苦痛。我應該寫些更有意義的話，使你認識「時代」，認識時代的重心，更其應該使你得到一個歷史法則的概念。你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子，雖說讀書已經不少，可是你還沒有偏見，要是經過近代精神的洗禮，或許你會改變過來，作些有意義的理想，雖說只是理想，也就勝於做些溫情主義的夢多多了。你是正在憧憬着溫情主義的世界，你還想着「這樣的微風，這樣帶濕的空氣；稻桿的香氣已經許久聞不着了。要是你肯來香港一個星期，就是三日兩日也好，帶我到九龍城去行半天，不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嗎？」安尼！你所謂「人生最理想的境界」大概便是「一般人所追求的「幸福罷？我對於「幸福」是絕緣的

性，如男人所有的了嗎？好，教他們好好看待我們罷；不然也教他們曉得我們的罪惡是他們的罪惡釀成的。」

看莎氏如何揮動他鋒銳畫畫之大手筆把女性底反抗心力透紙背地表現得痛快淋漓！他活現了文藝復興的真精神；他深深地開發了「君心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的言外之真意。是的，莎氏寫與賽洛時已是嘗過生活之滋味的中年，他底人生哲學已有了美麗的成果了。

但，這銅臭漫天的人間世，雖有异心，女性能從地獄超生嗎？

幹蒼

，這個名詞對於我未免太生疏了！告訴你罷，這兩年來我隨時預備着進「地獄」呢！無須乎佛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因爲事實上除了我們這一批人和少數人以外，都早就在地獄裏生活着了。安尼！你的願望并不奢，可是我不能副你這最低限度的願望，我心裏實在感到痛苦，或者比你得不到我的答覆的痛苦更甚。我何嘗不是有着熱烈的心的青年呢？我何嘗不是熱中過戀愛的呢？我愛你，可是我也愛人；愛你的心是熱烈的，可是愛「人」的心也一樣熱烈。你在亭子間裏拼命的查英文字典，讀文學書籍，也就泰然無所容心，有餘閒去做種種色彩的夢；可是「人」啊，却在地獄裏掙扎着，呼叫着，睜着眼，伸着手，……安尼，我最親愛的安尼，我還是下地獄去罷！我要脫離開你了！……

讀些低劣的文學書籍有什麼用呢？查字典的生活也就很無聊罷！大家都這樣做自然你也要這樣做了，這也不足怪的。不過這些工作是多餘的，沒有這些智識又有什麼妨礙呢？不，多了這些智識反而中毒了。我也曾學過你一樣，看過許多這樣的劣等的文藝，有一個時期簡直着了迷，幾乎變成吉訶德了！我自然希望你回轉頭來；不過，你的

環境條件決定你要走的方向，即使明知這個方向是愈走愈入迷途的，或許也只好仍然繼續的走下去說不定。那麼，我的話是多說了！

我說了這許多話或許你會覺得枯燥無味罷？你是頂喜歡我說些無爲爲的話的，我知道，不過我不能掩着良心投你所好。就因爲這個厚故或許你會漸漸和我疏遠罷？安尼！我們所作的夢隔得太遠了，我們是只靠熱烈的感情彌補着的；所以我時常疑懼着我們的戀愛會變成悲劇。今日你的信說：「我有勇氣和你跑同一條路，只要你離開我。」安尼，我最親愛的安尼！我能够讀到你這樣的話，我感動極了，感動得幾乎滴下淚來。可是我偶然的預感彷彿不很樂觀，不覺又頹然的陷入深淵之下了。請不要誤會我是 Robin Fairhead，我也不會誤會你是漂亮話。我知道你寫每一封信都是用十二分誠懇寫的。我每次接到你的信時，看見你用「後枉再拜」似的神氣，把信寫得如何之美術化，一個字一個字的用小楷寫着，一個字錯了都小心的用膠擦擦過，再次填好，我就不自覺的慚愧起來了！反看我自己寫的何嘗用過一點心思，不都是很草率的寫上幾頁便算了？而你反說「每次接到你的信，總反覆的讀上七八次以上，彷彿可以背熟了纔肯放手。」你這樣的話不但使我慚愧無地；而且增加我自責的痛苦了！

話又得說回來：Robin 式的行徑我自信還不至於有；我好像是一個駱駝，只應該歲歲月月的在沙漠裏生活，要把重重的負擔都放在自己的肩上，跋涉着艱難困苦，一望無際的途程；永遠不應該見着水草，親近着葱綠的世界！因爲我一安逸下來在這個葱綠的世界時，沙漠的旅人便要辛苦了。

唉，安尼！我寫這些話時是咬緊着牙齦寫的。人類究竟是自己的動物。我也是一個十足的青年，正和一般青年一樣切想着一個葱綠的，有豐富的水草的，大概還應該布滿着花葉的世界。在每一刹那裏這種自私的念頭都會跑上心頭。我相信這種念頭是最原始的，是 "primitivishness"。這個信念在我看來真是上帝與魔鬼的界綫！

安尼，我最親愛的安尼！我感謝你。

我刻刻都在想念着你，我刻刻的想念着你的小資產階級的風度和熱情，微覺的，淡淡的雙眉——不知道可是來了香港纔有的麼？我從前不會看過你雙眉——要是你不學一般流俗的把髮鬢這樣不自然，你應該更美罷！你彷彿比從前瘦了一點，我不知道可是近來傷感的氣分太多麼？安尼，答應我，你以後不要再寫傷感主義的詞句！這是落伍的。你答應麼？

我知道你很不願意到夏威夷去；爲着這個你就有些不舒服罷？我以爲你還是決下心的好；到了夏威夷你就找機會讀書罷！清朝的詩人黃仲則在他「移家京師」的詩裏有兩句道：「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水天關馬行。」你比黃仲則應該更值得自傲，黃仲則只跑到燕京，你却跑過太平洋；你雖不做詩，最少你的志氣會換過一番新力量罷？做人要做得堅強些的好！

我刻刻的想念着你呢，安尼！我記得從前某書裏有兩句：「若塵夢魂飛不到，試背背彼此將名喚。」雖覺少失於纖巧，却是細膩可喜的。安尼！我的心裏時常喚着你的名字，我是始終記念着你的。再見，安尼！你永遠的著。

黃昏湖上

風痕

突兀嶙嶙的佛塔，
在低眉入定，
一任盪漾的漣漪
散亂它悄然的倒影。

被暝煙籠罩的湖面
是閃眨，惺忪的眼。
招展的蘆葦之梢
滿載着夢醒輕淺。

老舢夫底幽邃的背
藉藉着滿湖的蕭閒雷謔；
柔和的欸乃聲聲
正演那催眠的妙藝。

船底下水波的節拍
撫摩着時間底趾踵。
辛勤勞碌的羲和呀，
請暫停急迫的塵蹤。

垃圾堆中的破酒杯

風痕

殘破的空虛，躁煩的寂寞
把你深深地埋葬。

啊啊，便由它，那墮地時
一聲雍露的「狂郎」，

完結你淒涼的夕照，璀璨的朝陽！

昔日的黃手櫻唇如今已杳，

——藍絨般的秋穹之上，
月眉一曲怎宜被那

塵寰的黛綠重復玷汙？

饑鼠底舌鋒輕輕一舐，

澀酸的餘潤立刻枯乾。

唉，冷膩的蛙蟻，強頑的蠅蚋，
雍腫的蛆虫呵，不停地擾攘侵蝕！

往日的芳香醇味一點無存，

還作甚醜顏般的醇醪野夢？
讓瘋顛的咒詛永遠酣眠，

悔歎的青燐不重閃爍，
慘白無華的絨獸呵，
淹沒在漫漫黑夜之中！

畫室裡 盧荻

生命的畫布

印象派的點彩

複雜，錯綜，矛盾

失掉了統一的和諧。

純潔的童年

被放逐於青春，

彷徨於生與戀的邊緣。

什麼時候沒有嘆息呢，
等待紫丁香的花開吧！

鹽歌

俄國尼克拉索夫
滅魔節譯

如今只有上帝

能救我兒；

他是快要死了——

我的小兒！

我給他以麵包；

他看着我；

他向着我叫道：

「放一點鹽！」

我沒有一點鹽，

沒有一點！

神細聲說：「取粉

來試試吧。」

他嘗食了一次；

他再來嘗：

「媽！還是不够鹽，

再放些吧！」

再把麵粉放上；

我流淚了，

流落麵包面上——

他就食了！

~~~~~

媽媽很是歡喜，

微微笑了；

鹹淚替代了鹽，

救了兒子。

## 給羅莎蒙

CHAUCER 作  
滅魔節譯

羅莎蒙呀！你是一切美質之神殿，

你的兩頰像紅寶石，你發出水晶似的輝線

你是如此活潑，如此輕飄，

你的跳舞呀是我傷口上的藥膏。

哪個炙串打滾在辣醬之中，

像我之在愛情之中打滾？

可是呀我雖流了滿桶眼淚，

你幾曾軟心來一看我不值錢的淚水？

## 向空荷包訴苦

CHAUCER 作  
滅魔節譯

我是向你，我荷包，不是別人來訴苦；

你如此輕，簡直是催我入墓；

真地，你如果不使我略為歡喜，

我就要被人放在棺車裡。

因此，我要求你做點好事，

——重起來吧；不然，我必死。

請你答應我，即日天黑之前，

就使我聽見你吉祥的聲响：叮叮！

或看見你的顏色變作金黃，

如像太陽的光。

你是主宰我的生命，我的女王，

請你充實起來喲，不然我將死亡。

## 殞星 家 梧

不解在此賀婚的歌聲沸騰之曠晨，  
我會獨自吞燕下酸楚的橘色眼淚，  
是悲悼你昨夜慘墜於雲外的明星嗎？  
偶爾給秋風道及；我戰慄，顫慄，  
用顫下的鬚髮緊縛着冰僵的舌頭，  
使它難吐出逝了的夜鶯之末韻，  
只讓一串弛懈的鼯呼，輕淡地  
臨插浪人書在街頭的粉字之乞文。

你明慧的慘墜於雲外的殞星！  
我深鎖眉峯，低眈窗外的落葉，  
你該臆度我是在追尋

薄情的過客之無文的史蹟——  
也許昔日監視人世華麗的欣舞之  
禮拜堂的古琴之蒼黃老調，  
今正諧合於喝過毒液後的自殺者之悔吸，  
然而這是誰的錯呢？百戰的英雄  
拜倒於「立像與胸像」的座前。

我再難迷緬於蕩婦的媚眼下，  
漫話訣別的憐愛囁語了。

只因山頭的野花不能訴勝了秋意，  
只因老嫗忠心的哮喘，給與  
生命的權威者當過耳之風；

你明慧的殞星呵！忘記你  
往昔是個趕程的苦役吧！  
且接受我這蹉跎者孤注的眼淚，  
為你慘殞的唯一之祭奠。

## 詩 三 章 梅 蕾

南國的四月

南國的四月，是木棉花的時節呢，  
幹是那麼地高，花是那麼的深紅，  
深紅，年青人的戀之色啊。

四月的晚風悠悠地飄着，  
我和我的騾子踏着木棉樹的疎影，  
銀晶的月色像微着年青人的初戀。

初戀的心多麼的焦急，羞怯而且忸怩，  
多雨的南國的四月  
惱煞戀人的火般的春花般的心兒了，  
但相思的苦味也有着蜜餞。

纏綿的小雨點的颜色，  
銀晶的月色，木棉花的深紅的颜色——  
年青人的戀之色啊；  
南國的四月，溫柔的戀的季候。

碧池中的蓮花驕矜地挺直，

永遠忙碌的蜜蜂營營花間，  
暮色的燕子輕輕的掠過水面，  
游雲的陰影是可愛的。

夏天帶來了慵倦，  
頭腦像做着午夢般昏沈，  
給我一個青色的西瓜，  
或是甘味的葡萄子吧。

### 秋 的 憂 鬱

婷婷的白荷凋殘了，  
雖然高傲的秋菊正是盛開；  
我在梧桐的淡陰下呆立，  
咀嚼着往日的舊夢。

可憐的憂鬱症的患者啊，  
海樣深的憂鬱，  
還更有濃濃的鄉愁，  
我的命運如同深秋湖畔的蘆葦。

### 夏

天空是明朗的，沒有半點兒風，  
赤道下的太陽像針尖似的刺着，  
人們淌着汗，豆般大的汗珠，  
夏天帶來了慵倦。

任是如何清麗的鶯歌，  
也難喚回我桃色的青春了，  
那沈鬱的午夜的鶻聲，  
倒是我親蜜的旅伴。

# 賣解者 一幕社會素描

魯子顏

人物一覽

賣解者

徒弟

窮學生

紳士

太太和小孩子

警察

張三

李四

羣衆

幕開

一個廣場，四邊都是路口，行人熙來攘往，賣解者這時候正叱喝着他的徒弟，從左方上場，徒弟是那模樣洋洋的沒氣了。

賣解者站在廣場中，預備敲銅鑼，徒弟把肩上的担箱放下，落到地上時，那些軍器碰的響亮，那徒弟實在太疲倦了，一下子就卸下了膊上的東西。

賣解者：（叱喝）你這東西，又不小心的傢伙了。

徒弟：我的膊頭太疼了。

賣解者：來，打鑼。

徒弟：還要開當嗎？天快要黑了，師傅

賣解者：媽你的，不開當，那裡來吃飯的錢？

徒弟：你剛才說過你自己也要得沒氣力了。

賣解者：老子沒氣力，老子不要，你小

王八要！

徒弟：我也沒氣力啦。

賣解者：小王八，你不要！你不要，

我來打你！（拿起皮鞭）

徒弟：好好，我來了，但是，我真是沒

氣力啦，先給我吃點番薯。

賣解者：要完了，再吃。

（賣解者敲銅鑼，口中頻唱着「噶，噶，看呀，看。」觀衆圍成一個半圓形，讓一個缺口給臺下的觀衆瞧。）

賣解者：（拱手）兄弟，請讓開一點，讓我們好好的耍功夫，恐怕人有錯手，馬有失蹄。（觀衆便喧的退開些）

賣解者：是的，謝謝，這樣子好，這樣子好耍功夫啦，各位兄弟多賞臉；臉是朋友給的，臉是自己丟，孩子，耍得好一點！

徒弟：（軟聲聲的）好，各位，（向四周拱手作揖）看我的！

（徒弟一面打拳，師傅一面么喝助勢，但徒弟耍得太不精彩了）

觀衆：噁！耍得不像樣，丟臉！

賣解者：（陪着笑臉）哎，對不起！小

王八，耍得好一點！

（徒弟勉強用力，仍然不討好）

觀衆：噁，不好！

（賣解者奮然鞭了徒弟一下）

徒弟：哎，……（痛得滾地）

賣解者：老子教你耍拳，你要來耍去耍

不好；好，你來叩頭，你說：

「今天沒氣力啦，對不住各位，請各位賞一點錢。」

徒弟：（叩頭如搗蒜）今天沒氣力啦，對

不起各位，請各位賞一點錢！

（觀衆看見要討錢了，便慢慢散

開去，只剩幾個人搭着訕不走）

（徒弟這時候不再叩頭了，賣解

者又是一鞭，兩鞭，鞭個不停）

徒弟又伏地叩頭。）

（觀衆的一個回看不過眼，拋來

了幾個銅板）

賈解者：向這位先生謝謝，叩九個頭！  
徒弟：（叩頭九下）謝謝！

賈解者：哎，兄弟走江湖，日求兩餐，夜求一宿，請各位再賞點錢。

（那幾個人正想走，賈解者拉攏亂打徒弟，那幾個人又停着不走，似乎很同情那被打的孩子，另外又有幾個人圍攔來。一個插手入腰包，正想掏錢布施，讓師傅不要再打徒弟，賈解者眼着苦肉計用得着了，就更鞭得利害，徒弟叫苦連天，這時走出了個窮學生。）

窮學生：你還不停手嗎？

（賈解者才停手不鞭）

窮學生：你是不是要收買人命？

賈解者：這是老子的事，你管不着。

窮學生：你虐待兒童，有傷人道，我不能不管！

賈解者：老子走江湖，天不怕，地不怕，難道怕你這小王八嗎？你快走，你不要再惹老子出氣。老子今天找不到錢，一口烏氣沒孔出，要在你身上發作啦！

窮學生：你傷害人道，你還敢野蠻嗎？我要拉你上警局。

（上前動手拉）

賈解者：（退後一步，閃開）看，鞭！

（一鞭打在窮學生的身上）

（羣衆從旁吶喊，但沒有一個敢上前勸架，更沒有人敢幫窮學生，窮學生身上着了不少的鞭，但仍然鼓着勇氣撲前，死纏住賈解者）

張三：（推李四上前）李四，你的氣力大

，上前幫手啦。（李四退後）

李四：自家打理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江湖佬拳脚好，不好惹！

（窮學生被搥得叫救命，警察跑前來，執住他們兩個。）

警察：甚麼事？

賈解者：警察老爺，這小雜種要來亂我的生意，還要逞強打人！

窮學生：他虐待的兒童，有傷人道，我請你把他拉上警局。

賈解者：不是，不是，他先打我，你拉上警局！

警察：究竟誰先打誰？

窮學生：請你們跟我來當証人！

賈解者：（么喝一聲，向羣衆瞪大着眼睛）各位，不是他先打我嗎！

（沒人敢回應，有幾個抖的退後幾步。）

（有紳士路過此處，拖着太太的手，太太拉着一個小孩。）

紳士：（問警察）甚麼事？

賈解者：（作揖）老爺，請你講公道，這個人無理打我。

紳士：不見得罷，看你樣子牛高馬大，他的個子那麼瘦小，他那裡敢打你？

窮學生：是的，請你主持公道！你看：

（拉住徒弟，指點出身上的鞭痕），這蠻子蔑絕人道，把這小童鞭得多慘！好，先生，請你到警局做個証人好不好？

太太：那裡管得許多閒事，我們還要趕着到公園散步呢。

紳士：是的，我們沒有空，就請你一個人做証人告他罷。

（走過）

孩子：（回頭）這孩子流滿一手血，多可憐，爸爸，我們給他一點錢。

太太：沒有零錢啦，去罷。

（拖着孩子下場）

警察：不管誰是誰非，到局裡再說。

（警察扯兩人去，羣衆讓開一條路，我們可以看出遠遠地那塊掛着的白招牌，上書第X分局等字樣）

賈解者：（喝徒弟）總算倒壽！來，小王八，把我的擔箱抬着來！

（徒弟顛顛巍巍的走上前，但沒有氣力抬得起，師傅又要拉鞭

窮學生：你再敢打！

警察：哼，你真是蠻子，快點兒自己抬！

（賣解者不敢違抗警察，馬上收拾起担箱，極其忙亂地，竟忘記拾起那丟在角落的銅鑼。）

（警察一千人等下場，羣衆大都份湧着去瞧熱鬧）

（張三李四不走）

張三：你看，這裡是江湖佬的銅鑼。

李四：好，拾起來，拿去賣給荒貨客也

總值幾文錢。

張三：你敢？這是江湖佬的東西。

李四：有什麼不敢？

張三：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李四：他不會曉得我們拿去的。

張三：不曉得？

李四：除非你告訴他啦，誰告訴他！

張三：（笑着），我就告訴他！

李四：真的？

張三：有什麼值得假？

李四：怎麼啦？

張三：你一個人『吃大頭』，我不甘心！

李四：老四，不要開玩笑啦，有福同享！

（拍一拍他的肩頭）

張三：有禍呢！

李四：（笑着）那麼你一個人當！

張三：媽你的！

李四：我們今天够福氣了，在牆上看馬打架，倒聽了一個銅鑼。

張三：這叫做『烏狗得食，白狗當災』！

（退場）

（羣衆甲乙從警局那條路登場）

羣衆甲：走罷，有什麼的好看？管他死人！

羣衆乙：我倒想看個究竟，那個當徒弟的孩子太慘了，流滿一頭血呢

羣衆甲：走江湖的都是那樣兇惡的，當徒弟的也一定要那樣的捱，要不是，那裡有飯吃。

（說話間窮學生拖住那個徒弟上場，後面有羣衆跟住）

窮學生：喂，孩子，你打算到那裡去？

徒弟：我有什麼打算呀，我是無家可歸的，難道叫師傅坐牢嗎！

羣衆乙：喂，孩子，那江湖佬是不是你的父親？

（徒弟搖頭）

羣衆甲：你真不懂事，他不說那江湖佬是師傅嗎？

羣衆乙：那麼，你自己的父親呢，孩子？

徒弟：我不曉得我自己的父親在那裡，

我自小就跟着師傅過活的。

窮學生：啊，各位，這孩子是個江湖佬用錢買來的，不然，他那裡忍心着這樣毒打！這孩子多可憐，他不能再跟那個師傅了，要不是，那蠻子一定把他打死！各位，你們帶他一點盤錢，讓他逃到別個地方罷！

羣衆甲：錢！（拉着羣衆乙）走罷，我們回家吃飯啦，天黑了。

（羣衆逐漸散去）

窮學生：啊，我自己是一個窮苦的工讀生，……但是，孩子，你暫時跟着我罷！

（他們的步武是那樣沉重地，兩個人手拉着手下場，舞台漸暗，幕慢慢的垂下）

# 夢想者

## 柯爾律治百年祭

丹陽

有時它像紛然雜陳的樂器，  
有時却像一棵孤苗了；  
有時它是一曲天使的歌，  
那能使天國風光恬靜。

——柯爾律治。古舟子詠

一百年前，一八三四年，正是這夢寐如醉的中夏，一位馳譽詩壇的夢想者赴修文之詔去了。這夢想者是英文學上的重要人物——因為他對英國文壇之影響的源遠流長；因為他是個意義深遠的散文作家，尤其他底文評；最後就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是誰呢？他就是柯爾律治，就是以濃麗之詞抒寫超自然題材而懷有夢想的詩人心中所生錯綜與瑰麗的想像之柯爾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92-1834 顛倒于悲慘的放浪生活中，這多愁善感的詩人之一生是一曲悲劇。看吧！

柯爾律治的父親是一個副牧師，但他當幼年時代便已成了孤兒，被送到倫敦基督教醫院讀書。入校後，他是一位勤懇無倫的讀者，爲了求知慾旺盛的結果，無論什麼書到來，他都貪婪地捧讀着。他十三歲就研究那艱巨的形而上學了。到了康橋大學，他疏忽正當的功課，卻遊心于宗教，政治與哲學的書堆裡，終得不到文憑就離校了。柯爾律治拚着書的弱質，竟入伍當騎兵。幸而不久就脫離軍營生活。以後，他跟沙賽及別的青年們想在北美洲建立一個極樂園。爲了資本的缺乏，這烏托邦的計劃終成泡影。他娶了沙賽妻子的姊妹，寫下不少精美玉的詩篇。得到友人的幫助，他到德國遊歷一趟。時光飛逝，一八〇四的柯爾律治已逍遙于麥爾泰島，作島督底秘書，但祇有九十日

風光。回到倫敦後，他底著名的莎士比亞論發表時，柯爾律治吸起鴉片來，成爲一個夢想者了。

如波特萊爾之喝麻黃精，柯爾律治吸起鴉片來，如台恩西一樣。鴉片與柯爾律治之一生是有莫大的連繫的。在早年，也許它會助長他夢想的詩吧；但暮年呢，他給鴉片麻醉了的腦根却寫不出什麼了。說起來真是一齣悲劇，原來柯爾律治吸鴉片的原因就是這樣。他曉得他自己是一個應該寫作的天才，是一個女人的丈夫，是一羣孩子的父親，他曉得一切的責任；但貧窮增加了他底重負，他愈知多一點，他愈感人生底苦悶，于是他爲消愁而吸鴉片，任一切責任從鴉片底魔力消磨去了，直至魂歸天國時！這是個什麼悲劇？！

沉迷于鴉片夢中的柯爾律治到一八一〇年便把妻孥寄在沙賽家中，獨自往倫敦去，從此十九年中都過着惰性的夢想者底生涯，却也不時寫點重要的文章。他底詩才却終于因他懶惰夢想而未能盡量地揮發。他的詩，如一朵朵未綻的玫瑰蓓蕾，從沒有花枝招展地燦爛過呢，除却古舟子詠。所以，終其生寫詩未過三千行，但都是爐火純青之作。

現在談到他的工作。

是的，柯爾律治之佳作不見得多，但它們是完善如純金。他底詩之成功是基于無懈可擊的風格與超自然的題材。嚴格地說，在聲韻鏗鏘，想像靈幻這兩點，英國文學中也恐怕找不出那一篇能够跟他底底篇代表作——克羅斯太白爾，忽必烈汗，古舟子詠——並駕齊驅罷。古舟子詠是一篇最完善的作品，這長篇詩描叙的是：一個老水手

對一個赴宴的客人傾吐他如鯁在喉的鬱結心中之可怕底故事，客人想趕着赴席，却爲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現所引住不得不站在那裡把故事聽完了。老水手和同伴們揚帆出海，一路都很平安。後來遇到一陣暴風，暴風雨後，這水手竟誤殺一隻航海者所認爲幸運底象徵的海鷗，於是厄運又降臨了。船飄蕩進死海中，那里，沒有風也沒有浪，騷陽似火的照耀着；海水綠油油的滿浮着腐物。船停在那裡不動。殺海鷗的這水手被視爲厄運底造因者哩。水手們都渴得要死。彷彿有一隻船要駛近救他們，却又轉瞬消失，那是一隻幻船而已。水手們都東拉西倒的死在甲板上，每個死者的眼光都注在這殺海鷗的水手臉上，全船的人，祇有他不會死。後來他極端地痛悔了，天使們憐憫他低悲苦，使死屍站起來，仍去幹水手們的工作。他們升上帆，雖然是沒有風，船已漸漸地移動到有風的地方，一直駛回水手的故鄉。一個領港者離岸來迎；但在他到船之前，他竟突然沉下，剩下這老水手跟死神在海波中掙扎。他爲領港者所救。事後，他想起那在驚濤駭浪中所受的言之不盡的痛苦，他內心難忍地燃燒着，一直到把這駭人的故事傾吐無遺，像吐了喉間之梗，才覺得快意。

在這美麗動人，饒有魔力的寫超自然底題材之權威作中，柯爾律治出色地成就了「使非凡成爲可信」的計劃了。詩篇中的結構和韻律是基于古英吉利民謠的，那奇蹟樣的措辭則是柯爾律治所獨有。如

日下沉，星出來，  
忽然間，黑暗襲來；  
在海面，趁着遠颯聽到的微風，  
魔的船疾駛去了。

古舟子詠 (The Ancient Mariner) 以後，他還沒有寫完的克里斯太白爾 Christabel 底神異記事和夢底斷片忽必烈汗 Kubla Khan 之中，那濃艷的神秘而夢幻之色彩裡，他那表現奇異和怪麗的超現實底奧味之天分，達于頂點了。如——

但是阿阿！在那從綠山斜下的  
深深的羅曼底溪上橫覆着杉一棵！  
多麼荒野的地方，又聖潔又幽美，  
彷彿在殘月之下曾有一個哭尋着  
魔惑人的女子時常出沒的地方！

他底零珠碎玉的小詩可諷誦的也不少，題爲愛 Love 的一首，論者以爲是英文學中最可愛最和諧的小詩之一，因爲強烈的同感賦與祭光。

柯爾律治是一個重大的批評家，他教導而且激發他底同時代人物，他也是在浪漫精神的德意志及英國間的道路兩方面的聯絡士官，他底文學者傳 Biographical Illustrations 不但披露了柯爾律治的主見，還概括那詩和哲學的大時代的豐富的書。「他是浪漫主義的最高祭師」沈慈白瑞這句話就足以顯示他底影响之源遠流長。

# 一杯茶——瑞典蘇德爾堡作

梁之盤譯

人們說，在英倫，一個人祇要在酒吧裡嘗威士忌或同樣的飲料，他就會很容易損失了自己在社會上名譽的莊嚴。是的，每一處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習俗。我昨晚碰了嚴重的難題呢，為的不過是我想在一間咖啡座裡喝一杯茶而已——這咖啡座本來是沒什麼關連的。

最近我正想着完成一部上下兩集的小說，這其中我將要暴露現代社會底詐偽。到現在祇剩下最後的一章還沒寫，所以我決定昨天寫完了它。我早上八點鐘就起來了，拖着睡衣坐下來，給烟土披里純燃燒着，便寫下去：「十月的黃昏愈來愈濃重的蒙罩着全城，而那秋雨：……」當那電話鈴响，我再寫不下去了。

那是一個想借點錢的朋友——二百格郎，一個很少的數目罷了；可是他立刻就要使用了。自然我不能說沒有，但這時候却無從找人送去，於是祇有我自己來了。我這樣就去了——我回來的時候，在門外又遇到別一個朋友，他神色匆忙的坐在一輛馬車裡正要看一家股票公司去，他還問我願意幫忙不。我想不該突然謝絕他；這好像有背朋友之道呢，我便答應先跟他吃了早餐來商量這宗交易。我們吃完早餐就回來談起那事情。壁鐘已打兩下，我們也得到一個適宜的結論了，突然地，我的女僕，她常常冥明其妙地曉得我在那裡的，走進來告訴我說我岳母危在須臾呢。我岳母是住在江所門區的。我喚了一輛馬車趕到去。半點也沒有錯，她真的快要死了；可是在六點鐘以前她斷不會死去的。最後我預備回家去寫我那小說——沒有這麼幸運的事；我逗留在施爾宏德市街上，想找一對時髦的手套，待到想回家了，轉過頭來我又臉對臉的碰到別一個朋友，他正從股票公司那裡工作了疲倦非常，想出來下棋尋開心呢。所以我他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喝點威士忌，下下棋。「願不願你早就知道哪，」我說，毫不遲疑地。我完全忘記掉我的小說了，過一會我醒起它，但我却不能把心事丟開——這樣作本來是會露出一個不良的印象的。我們到了他家裡便飲酒下

棋，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於是說聲晚安我就立定主意回家去完成我的小說了——故事就此展開：

我需要十秒鐘纔能行到家裡。在途中，我覺得疲倦和有點睡態了。我勉強地想想我實在并不是有意回家去坐下來寫點有聲有色的文章。

「前頭不是有一間咖啡座嗎，」我告訴自己，「如果我走進去喝一杯濃茶然後回家去寫文章的話，那最後的一章一定是精彩百出吧。」所以我就走進去。

咖啡座裡，如平常一般，滿座的瑞典人在喝着五味酒。空着的祇有一張小桌，而它正擺在座中。我就占有了它。

「一杯茶」我對那侍役說。

咖啡座平靜無聲。我之四圍滿坐着酒氣薰人的紅色醉臉之瑞典人在飲五味酒。剎那間他們一致的碰着酒杯說：「乾杯罷！」

但當我要取一杯茶的時候，沉靜又充滿座中了。

「一杯茶。」侍役低聲問。

「是。」我說，「一杯茶。」

「祇要茶？你要麵飽和牛油嗎？拔蘭地和啤酒呢？五味酒呢？」

「不要了，謝謝你，」我溫和說，「我祇想喝一杯茶。」

「很好，」侍役說。

我成了滿座視線的中心。霎時沒人叫「乾杯」呢。

他們議論着我呢，我也聽到一點他們的語。

「一個瘋狂的外國人。」一個人說。

「現代是一個何等詐偽的地獄呢？」別一個人說。

「他飲醉了所以想解酒吧。」第三者說：

「一個醉酒的人那曉得解酒呢？」第四的一個說。

侍役把茶送來了。我立刻付賬，而且給她一格郎賞錢那響她就不

會以爲我沒錢喝五味酒而喝茶哪。

但我並沒有喝那一杯茶。我靜靜地捧着它，試試以我所有的行爲使隣座的人們明白我并非無惡意，其時，一個我已不見了他十五年的大學裡底老同學突然站在我面前，凝視着我和那一杯茶。

「原來是你嗎？」他有點怒氣的問我，「你真的想喝了這些劣品？」

「是的。」我胆怯地答。

「啊，事情真是如此？可怕的！」

我以爲他在開玩笑，於是試試以同調的語氣回答他。

于此，我才發見他是酒醉，醉的像一隻貓頭鷹。

沒有繞什麼大圈子，他就直直白白的對我說事實上他在我們相識之始已經不能容忍我了。他說老早就認識我是一個騙子，不然，如他要他說得清楚的話，是一個無賴之徒。他常常想找一個機會面斥我；而現在他已經實行了呢。

我的老同學聲調愈來愈高的自言自語着呢。最後他吶喊起來，於是全個咖啡座都聽見他。每個人都傾聽，快意，後來惹得店主來了，他站在門檻邊。他是一個肥壯，粗鄙的人。

「什麼事？」他帶着有點恐嚇的聲音問，環顧座客。

他們都指住我異口同聲的說：

「就是那人。他無禮地厚顏坐着呢！」

過了一會，我覺得自己是落在大街上了；至于我的小說呢，我打算明天寫完它。

## 洛多皮 銘申意譯

這篇表現了最真摯的情境之優美的小品文是出自蘭德 Landor. Imaginary Conversation. 的。那少女洛多皮 (Rhodope) 將她幼年時代被賣爲奴的始末，述給同屬奴隸伊索 (Aesop) 听的——

在墜進慘憺世界之前夜。

那天晚上，愁容黯淡的我父親愜然地坐在牀緣，拾着那些散在架

子上的麵包碎，像在嘆息它未足充飢。我不曉得什麼，祇裝着睡覺，後來又作出突然醒了的模樣，要他唱一枝催眠歌。那枝歌最末一節是最難忘的：

「你快要見到一件最美好最鍾愛的東西了。但你先要走進 Labor 之園，那兒永無飢餓，那兒也祇有人的工作是萬古常存。」

翌日，他把米櫛所存最後的餘糧換回來了一件繡着大紅邊的衣裳，默然無語，在廚間。童稚無知地，望望他繡痕的臉，好奇心悠然而興，我以爲米櫛裏一定有什麼趣緻的把戲，忙着趕去看看。却是空洞洞的一無所有。

穿上了新衣，天真未鑿的童心滿溢着莫名的快意，還自己去採花戴在頭上。過了一會，我心滿意足於父親的懷裏，在販賣奴隸的市場出現了。雖然買主們都以爲我有點姿色，但爲了瘦骨嶙峋的弱質，却幾乎無人過問呢。偶而有人問價，也沒一個能出得我父親想得的價錢的人。我却覺得這些走馬看花似的來去的人很有趣呢；我對每個陌生的人都笑臉相迎，祇當這是一種把戲。

後來，父親對着買主中的一個說：「我想我已久仰大名了，一個貴客！你不就是贊塔斯先生。把這小孩子從飢餓之火坑救出來吧！」听了這些話，我祇一味笑。贊塔斯憐憫地問我肚子餓了沒有，我剛吃過飯，因爲這也祇是玩意兒——因爲雖在長年貧苦之中，父親從未使我餓過一次的啊！贊塔斯從衣袋裏拿出小麥造的點心和蜜糖來給我，我先把蜜糖送到父親咀上，父親接過來擲到地下。但我還以爲這仍然是鬧着玩呢。

一壁談價，父親一壁把他的弱女交給贊塔斯。我還記他最後的兩句話：——「神是永遠保佑你的，贊塔斯！所以我才敢把自己的骨肉付與你呢。」

從贊塔斯的肩上看，我見到父親在地上戰慄着，臉變鉛色，片言不發。於是，我祇覺得：我愈哭得厲害，他們愈走快點，不久我就落在奴隸之羣中了。我有點疑他正忍受着工作過勞的痛苦：嗚！他爲我而受苦呢！

## 梅雨天時吃梅子

悟真

餡料輕寒，連綿不斷的梅雨啊！

簾子外，雨絲掛在簷邊，遠看一片瀟瀟，屈曲的青苔小路，不知正在何處。

我買了幾個青青的梅子回來，把它們放在書桌的上面。起初看到它們時，並不是爲了想吃而買的，不過見它們青得可愛，買回來玩玩吧了。我不想吃，但同時我要吃；我想嘗嘗它們的味兒是苦的呢還是甜的。最後，我終也吃了。噫，味兒是苦的，而且是酸的。

梅子是酸苦的，人生是酸苦的吗？

我愁結的心忽然想起故鄉，想起了梅樹……喲，我怎能不想起她來？我離開故鄉算來差不多有十年，她墓前的梅樹恐怕長得很大了；現在是梅子成熟的時期，樹上的梅子很結實吧？什麼人可以把消息告訴我呢？

當我初次離開故鄉，於是我就不得不和她分別，總以爲後來可以再會的，那知這一次就是永別呢！走後三個月，連續接到關於她病倒的消息，我以爲這大概不重要吧，而我也爲了生活的原故不能回去看護她。但，不幸的事情到底降臨了；我的母親寫信給我，說她竟然長逝等不到我回去看她一回了。當時我不顧一切星夜奔回故鄉，想再看一看她已經凋謝了的蒼白的遺顏。我詛咒那些人，爲什麼他們不把實情告知我，明明她病得很利害了，偏說她沒有什麼重要的，明明她快要完結她青春的生命了，却說已經回復健康。咳，這些騙子，我恨不

## 賣花女——李吞作

三條路相會合之交點的那幅曠地有一群人環繞着。正在路之交點，一座壯麗的禮拜堂的走廊射出他們的影子來，這兒有一位少女站着，她的古肩上放着一個花籃；左手裡的一個細小的三弦樂器，奏起來有一種沈抑而嬌弱的音韻，同時配之以感人的中古的音調。

能把他們通通殺掉。我回到故鄉，已是她死後第一個週期了，墓上的黃土却依然濕潤的。那時的情形，我不忍再說，實在我也無從說起。她的青春之火爲我而熄滅了，她的神聖的軀體爲我而泥化而犧牲了；我自己好似失了靈魂的殭屍，夢遊似的不辨世界是什麼樣的東西，生命力已經從我軀體遊離了，剩下的只是一個空殼而已。然而，我還有一點兒知覺，用盡我最後一點的力量，在她的墓前種下兩株梅樹，把我的血淚灑下來，當作我最後一點的供奉。從此我離開故鄉，作一個旅途孤獨的長行者，飄泊着，流蕩着，總是感覺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

現在，真出我意料之外，買回來的梅子竟引起這一段哀愁。我想，她墓前的梅樹開過很燦爛的花，現在滿都是結實的梅子吧？我以爲，所開的花理應是殷紅色的，所結的果，不是青青的，而是鮮紅的，因爲我會把我的血和淚灌溉過它。我恨不能嘗嘗它的味兒，究竟它是酸苦的還是甜蜜的。我希望它是酸苦的，我情願永遠嘗着酸苦的味兒，做一個釘十字架的基督，嚼着苦杯以度我殘餘的生命。

我拿着梅子，它的味兒是酸苦的，但我喜歡的嘗着，我的淚兒由眼角流到口角，我也一樣的把它吞嚥下去了，我不能辨別這是淚兒的滋味還是梅子的味兒。

呵呵，愁人的梅雨天，酸苦的梅子！

五月十三日燈下

## 蘇縷譯

當每一次音樂停奏之時，她作嫵媚的姿態將她的花籃如波浪動盪般的連成圓圈狀，以招引那班閒遊者來光顧她的花。於是爲讚歎她的音樂或憐憫她是個歌者——盲的女歌者，把許多銀幣如雨似的落到她的籃裡去。

「她是我的可憐的同鄉梯沙連人——高羅居司說，我自回到那卑城從未見過她，喂，靜些吧！」

她的聲音是悅耳的，讓我們去靜聽。」

這是盲的賣花女的歌曲：

(一)

「買我的花，啊，來買吧！——這是我的請求！

這盲目女是不遠千里而來的；

倘若這大地像我聽到他們所說的那般美好，

這許多花卉便是她的兒子呀！

他們還留存她的美艷？

我知道，他們從她的擁抱處得到鮮艷

一小時以前我採摘他們的時候，正是他們在她的臂腕之內而

酣眠，

帶着她的芳芳的呼吸的氣味——她的溫順嬌嫩的呼吸的氣味——

蓋過他們喃喃的沈抑之聲。

＊ ＊ ＊ ＊ ＊

「在他們的嘴唇上還留着她的甜蜜的接吻，

兩頰濕潤着她的慈愛的淚兒。

她流淚——那是慈母的流淚——

(早晚她都懷着期望的心情，愛的苦心去謹隨。)

看他細嫩的花兒生得這般純潔；

她流淚——為她的愛而流淚；

這許多的朝露便是從她的慈母的愛之泉源湧出的淚！

(二)

「你有的是光明的世界，

然而何處是愛的愛樂之鄉；

盲兒的家是黑夜的居舍，

所把握的是空洞無物之人聲。

＊ ＊ ＊ ＊ ＊

「人家在大地之上，

我站在川流不息的苦悶之旁！

我聽到語言中的空的回音，

我感到他們的呼吸在我身旁。

我渴望見到愛的模樣，

把我愚笨的雙臂向四周去捉摸，

我所得到的僅僅是無形無影之聲，

我的人生旅途滿是猙獰的妖精。

＊ ＊ ＊ ＊ ＊

「來買吧，——來買！

靜些吧！芬芳的花是何等悲哀

(花的聲音像我們一樣)

「盲兒的呼吸阻止悲傷的玫瑰花葉開放，

我們是可愛的，是光明的兒子；

我們遇到盲兒兒都要遠遠退避的。

要從盲兒掌握中而得解放，

惟有願望那能見我們的有眼的人們；

我們在盲兒兒手是美得太不值，

在你們有眼的人們處才得見天日呀！

啊，買吧！——來買花吧！」

「我要你的一束紫羅蘭，可愛的尼諦亞，」高羅居司在橫過這群人的時候便這樣說，並擲滿手的小銀錢落到她的籃裡。「你的聲音比以前更可愛了。」

這盲兒兒聽聞這雅典人的聲音，不禁驚訝而突然地中止她的歌唱，那渾身的血流很猛烈地衝到她的頸項，兩頰，

「你真的回來了，她用低聲地這樣說了之後，好像對自己說般再

說道：「高羅居司是回來了。」

「是的，我是回來了；前幾天我曾經離開龐培城。我的花園一如

往日的須要你掛念，你最好明天去會牠，這是我的願望。你要注意到，

除却我的美麗的尼諦亞之外，任誰人都不能在我的家裡製出花園來

呢。」

尼諦亞聞而不答，祇欣然微笑；而高羅居司却把他已經選擇了

的紫羅蘭放在他的胸襟，從人叢中很愉快悠揚長而去了。

# 是誰之過？

廖嘉祥

## ——紀念死去的一個年青朋友——

(一)  
失戀會使一個活潑的孩子，變成像蕭索的秋。

維失戀後蕭索的狀態，實在使我很替他擔憂。於是，我設許多的方法來使他底活潑的恢復，然而，總是徒然。譬如，帶他跑到跳舞場去，他雖然會像往昔一樣地撲着舞女來亂跳亂跑，亂唱，威士忌酒，亂唱爵士之歌，但歸來後，這陰森冷冰的態度愈益利害了。至於，引他到別的地方去玩，那些，更惹他狂歌痛哭。這樣，有什麼法想哩！

解鈴還是繫鈴人，然而，他底心愛的女人，已被像豬一樣的銀行行長緊緊地撲抱在懷了；我不是傳奇中的俠客，我有什麼方法把她奪回，交還給我的小朋友哩！不過，我又不忍讓他在蕭索中過活的呀！這是一個陰沉的初夏的早晨，我躡着庭前，擬着一個替他解愁的計劃的時候。他又默氣(?)發作了。喃喃自語地說着：

「一個，二個，……七個，八個女人還玩不夠，連我心愛的一個也奪去做第九個。……」繼着是哭泣。

「女人是跟着所有權走的，我們沒有所有權，就沒有女人來跟我們走。我三十幾歲了，還不是和你現在一樣地孤零零嗎！」我像是向他解釋似地說着。

「你沒有嘗過『戀愛』失戀的滋味，當然的，你會說風涼話。不過，我這樣，你能够示弱，讓步，任他一個，二個，……的拿去玩弄嗎？」他還是一樣地稚氣，然而，顯示出來的却是十分激憤悲疼了。我不願意再說話去惹他的傷心，我只有默默地躡着，計劃着怎樣可以替他解這個結。

(二)  
過了幾天後，他底往昔的活潑恢復起來了。他告訴我，他底心愛

的白素，偷偷地給他寫了一封信。信裏是這樣地說着：她是愛他的，她勸他在這嚴重的時代裡頭，別因失戀以悲哀，戕害自己，應該努力去謀大眾人的幸福，(她也是被壓迫大眾的一份子)那末，他成功之後，她定會再復奔投在他底懷抱的。她又說，她很希望時常得到他的信，但並不可寄去她的公館，要寄去她底戚家轉給她。

以後，他就很興奮，很認真去用功。這竟成爲他的習慣，每當黃昏的時候，他總是走向外面跑一遭。他誠懇地對我說，他是按着她信裏所寫的，戚家地址，每天徘徊三五趟，希冀遇着白素雖料到坐在汽車裏的她，未必能够和他說話，但這總是好的。他歸來時，老是帶着疲倦與失望，沮喪地假臥着仰視着天空，很像是在祈禱。我把郵來的信給他，他又高興起來了。

經過一場努力之後，他就考進航空學校。這樣，他就苦苦地推測了所應受的訓練，做起見習飛行員來了。假期到我公寓來時，他老是這樣說着

「白素時常給我寫信，我，無論怎樣地忙，也天天給她寫信。但三年來始終沒有和她一面。……」

(三)

一天，各板紙都用大號字。載着這樣的一般新聞：

又航空學校，見習飛行員黃維，于昨日下午三時，架交練習機，凌空練習飛行，因因機件損壞，從千餘尺跌下，連機帶人沉於海中。現正設法技撈云。

讀了這段新聞後，我就惘然地跑到王君家裡——這就是偽造白素戚家的通訊處。取回離的情書，計共滿裝四大紙篋。

我對着這堆整齊的信件悲疼着。然而我不知道誰之死是誰之過？

# 夜航船

金明

甲板上，一陣清脆的履聲，挾來微微的雪蕊味，影子在我眼前晃動呢。

浪花四濺之碧水似的艮花綠衫袍給一陣北風揚起了，肉色絲襪上的粉紅襪帶在含羞顫動。像探射燈之旋轉，撩人的眼波不住地自平凡的臉上掃來，尖銳的像要穿我底黑珠絨襪。微笑地，我走了。

「啊，你，懷春之少女，算是尽情挑逗了嗎？但，你終竟是錯了。你平凡的面影，能作為情人眼底的西施？」房間，除下了白手套，我無言地想着。

「腦裡轟地來了一陣驟雨。」情人——，什麼，你忘記了前天沒有？——啊，不要說了，牛乳已傾瀉了，還哭什麼？——」

前夜，前天，涵着無窮的憶恨，前天是忘記不了的呀！

趁夜航船到廣州去。

寒氣籠罩了十二月之街。Asiatol 騎樓底下，野鷄向我流目送盼，類上的脂紅粉白也像要掉下來似的笑着呢。

自三個女人身邊掠過，走進船艙；她們底背影倒娉婷可愛，可是有男人跟着呢！

是的，近來可有追求的心緒。我想以青春之雨，洗擦寂寞，孤獨與空虛。但，這不是整日價跟女人釘梢。

向四下裡瞧了瞧，就在一件紅色的襖後頭坐下來。躺下帆布椅上，頭髮跟一種蓬鬆而軟滑的輕微地一觸。耳畔，如夏夜之蚊蚋，人聲填滿了船中。人客也許稀疏的，蚤虱樣四處跳着的小販們却隨處都有。

一片四會女人的尖銳嗓音從後頭升起，原來，她跟那賣銅絲玩意的人交易。呀，不是花底的間關鶯語也能，這南蠻狀吞之音，就算——，也有什囁囁的細語呢？我有點失望。但，要是標緻也得留意。

我不斷故意整頓衣裳站起來看她，不過，祇聽見背影。

攆走了離人的連珠密奏之輪聲，以長號的風笛作為她底節拍，星影像給她驚得搖搖欲墜。我緊握着口袋的手放下來了。四圍多平靜，忽然，她瞧我呢。兩對眼睛給平行線縛着。

線斷了啦。唔，一個聲色俱劣的，原來。饅頭似的有什麼好處；粗糙的腳還想要衝出她自鄉間踏到都市來的平底鞋。山氣籠罩于眼前，我失望了。左鄰的高个子却拚命瞧她，眼睛像獵人底似的。

「先生，請你移開一點。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向我說，他身邊站着一個約摸五歲的女孩子，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我移開了，她就鋪開蓆子，把小孩躺下。它的臉發燒的火紅。

「唔，什麼，天花痘，病人的氣息？」我有點疑懼。

瞧瞧女艙祇有四五個中年女人，一兩個男人，本來是不願意浪費的一壺紅茶，我也順着茶房的意開了，好叫他把帆布椅移到女艙去。

兩口濃茶似觸起我逸豫的心情，我記起香江——東方之HONG KONG的月夜。今天正是月圓之夕啊！我走到甲板上。

當着冬之海國底有如軍旅的寒風，兜着酒滿了冷月底銀輝的船舷，我以孤寂的壯懷欣賞着這悠悠的東方之HONG KONG底韶美的月夜。

遠處燈光燦然的香島像滿鑲瓊樓玉宇的蓬萊仙境巍然月明之下；一層層珠光寶氣從這銀山升起哩。

靜靜地，玉鏡高懸，森林曠野都爲了這月光而如畫了。世界躲進銀色的被窩。

蒼翠的羣山受了皓月底深情與撫愛，披上良色睡衣，不理寒風之糾纏，在綠緞被窩中酣然入夢——籠着輕紗的夢，微笑地發出睡孩的呼吸。

含有多量之H<sub>2</sub>O的海水無情地把深情的皓月溶解了，碎尸萬段地洒滿水上。可是，像鞭撻完了又撫愛的母子之情，它跟她接着長長的甜

吻呢。密密層層浮着的青霧裡，海鷗像愛這夜寒似戰，在長濱上耀着她們良色的羽。

藍幕上的星星以醉人的眉眼微笑着多事的北風。在天之壹方好像有許多妖豔翩然湧現，在月光中遊戲，奏出神秘無倫的音樂而狂舞。

當着無涯的靜夜，一身孑然地兀立在清寒的月色與幽約的星輝之下，沿着沁人骨髓的涼月；听着雄豪壯闊的濤聲；對蒼茫的宇宙懷着萬千心事。從我底孤寂的心境反映出來的莊嚴明淨，偉大崇高的境界，那涵着無言的真美之 *sublime* 的長海，叫我如何讚美她呢？我真願化作輕烟微塵消融于此至美的境界，不然，把這璀璨華嚴的宇宙吞噓了也好。我塵念暫然。踏着月姊兜弄船舷繪成的圖案，我無言地踐回艙裡。一個中年婦人給吹進來的一陣風掀起了，睡眼惺忪的臉上浮出一層苦笑，像惱我自尋煩惱，吹亂自己的頭髮還不止，還要擾人清夢！可是她不曉得我嘗尽三界諸天無上之福！

喝過兩口凍了的苦茶，偶然一瞧，「女艙內地，男客勿近」的牌子觸着我底眼簾。牌子右邊就是女廁。我着急，但瞧瞧三四个都是中年女人，還有兩個男人，我就不管了。轉過頭來，一個白花蛇似的苗條可愛的女人影子閃過，我心裡微微地怔了一怔。

沒有事。看完了一篇 *In the Winter of War*。四下裡靜靜的，連賣藥者的聲音也沒有了，守夜的電燈在以燭燭隱微的閃爍者之眼光監視客人們。今天特別暖，四處都平添多少合適的鼾聲。在動盪的航船中，我老是遲遲入夢；也許夢之神嫵媚來運了，要費力趕上征程。沒有事又冒寒風，登甲板。

盈盈的冷月，這一個戴尽宇宙底酸鹹苦辣的玉盤，淒涼地凝眸強笑于天中。我有點矜惜，有點戰慄。更加手觸到冰冷的水柱。

無意地，透過那給人氣弄濛了的公共艙的琉璃窗，我瞧見一個白旗袍的女人底粉白而嫣紅的臉。跳動的心使我再望，再望。也許光波振動她底心弦，忽地她發覺了，眼波閃電似衝來，我倉皇地懷着戰慄

的心回到艙裡。可是，離心力敵不住向心力，不久我又忐忑地站在窗台前觀她絕世之姿，雖然還是給迷人的眼波蕩開。這時候，我給電浪來來去去的簌動了，像傀儡似的。

啊，那霧裡的嬌花是多麼惹人憐愛！但，我也瞧見她身旁還坐着一個半老徐娘，也許——

白花蛇似的苗條可愛的影子又在眼前嫣然波動哩。一陣悉索的門環聲，原來就是她。廁裡有人，她要等了。她起始躲在門兒後頭，後來，瞞了我一眼，就半帶羞地像凌波仙子翩然湧現了。我真想把自己的椅子讓她坐一會兒。

是的，也許她特地來看我。我當時實在惹人注意。我穿着一件雄偉的華貴的黑球絨襖；以荷里活的 *Goetz* 東上一條良黑黑的 *leg*；耀着眼的黑皮鞋；白手套；*Barber* 棕色的臉上躺着琥珀邊緣的眼鏡。——不過這都是無足輕重的。最關重要的是緣法。

她瞧我呢。脉脉含情的双眼彷彿說：「親愛的 *Conthanda*，你看，我們中間阻隔着的板障已經撤去了，現在我們可以儘量地相看了。」我感領地投出一個柔和的目光，連帶了無言之約定——祇叫我的眼睛替我說話。

我大胆地透過我底 *Goetz* 的眼鏡注視她。我彷彿徜徉于時裝展覽會中，看表演着的雍容華貴，儀態百方的名媛；也像優游美術院中，看純美無邪，血色鮮麗的 *Model*；也像壯遊于崇高偉大的羅馬古城，看絕世名作的希臘女神之雕像。她底玉體似一絲不掛的赤裸裸地收入我底眼簾，我瞧見她清涼無汗的水肌玉骨；她底香肩爲了夜寒而微微戰慄呢。我真想一把撲着她。

霎時間，像海鷗已沒有拍着她良色的羽，魚潛于淵，濤聲沒有了啦，她底沉魚落雁之容是多麼醉人！嫣紅色的臉與胭脂色的月其何異？一穗穗葡萄葡萄般的卷髮，好像向我招手，也彷彿一根根都糾纏着我哩。我微聞香澤，于微笑凝視之中。她底給怨粉愁香沐浴着的嬌軀像籠着輕紗的夢哩。

兩双眼睛無言地成了兩條平行線底兩端。我想，這就是靈犀默許電流。美人底青睞，我該如何美滿地接受呢？

相看兩不厭，無言地。我底幼嫩之心有點不好意思了，就向四下裡一瞧。然而，到頭來四個睡人又在接着甜吻，她底雪臂在撥着秀髮

啾。

砰然一聲，衝破了美夢，磨滅了倩影。

我曉得她快要出來，就在甬道候她。果然，她走過了，細腰向我敬側，還流目送笑，拋來一個隨去的嫵媚的秋波。我報以淺笑，內心著了電。因為啊，陌路之緣，這是破題兒第一遭！

此後，我裝作睡不著而站在女艙口向公共艙探望——實在是瞧她。她底粉臉之白真像鸚鵡之鶴是永印象于我腦海的。

見到了她在消夜，從她窗前才歸來，在帆布椅上，我以手上面的書蒙面癡想。

「靈犀一點，既已暗通，不要像從前的趙起着了。明天上船的時候就向她——」

我腦裡浮現一幕小景。

「姑娘，恕我無禮，你不就是余仲意姑娘麼？」

「不是。」

「O God！我誤會了，得罪，得罪！」

「不要緊！」

「謝謝你！今天倒暖。姑娘也到廣州來嗎？」

「是呀。」

「呀，姑娘貴姓？」

「我——」

我微笑地合上眼睛。耳畔似還聽見她嬌柔的軟語撫摸我底心靈，我彷彿看見自己傲然地替她挽着行篋踏出碼頭，左手還輕扶着溫軟的細腰哩。

我也想：「余仲意」姑娘，不就是「我所鐘意的姑娘？多巧妙的芳

名！也許這天成的神來之筆，祇有我多情的妙手偶稱得之罷。」我微笑着起來。

噹~~~~~。我底靈魂在思潮凌亂之中給一下鐘聲送入夢底王國。夢中，我夢見兩塊紅唇攜在一起，咀嘗着香唾；也夢見軟玉溫香抱滿懷。

到了兩點五十九分的分針剝醒我底靈魂。四圍尤其寂靜。燈光互相送笑；小碟上的紅瓜子也靜靜地睡着；茶盅對我發着優笑；帆布椅也給壓得氣息懶懶了。

我搓開惺忪的睡眠，重復逡巡在她底洒滿了涼月的窗前，像在牛乳中沐浴。她還沒有睡，我還是偷偷掩掩的窺她，可是她知道的。

什麼，三點鐘還沒有睡，不怕給夜寒吞噬了嗎？我替她擔心。然而，我知道了，她在想念我呢。眼角不時拋到洪濛濛的窗外，酬答我底頻頻注視。要是大家聚在一塊兒，那早已耳鬢厮磨地以喁喁的話衝破這夜寒之沉寂，不至浴着滿天的涼露而徘徊。

我見她嚼着 *Chambre* 而沉思。繚繞的香烟似象徵我們的同心結。我彷彿看見她底亭亭的情影乘着這一股清烟翩然而來，像蓬島仙人從天而降，還帶着韶美無倫之仙樂，替這寒夜生色呢。我又好像見她的嫣然的笑臉穿過這一重板障盈盈于我之眼底。我走上去想吻她的玉手。

待到觸着水冷的板壁我才記起那是幻覺而已。我走上去想吻她的玉手。要擁抱她，以我底雄軀之熱照烘她，給她一陣瘋狂的熱吻！胭脂色的月悠然地跟我底眼簾接觸。

呀，胭脂的宇宙被我管領着了。

胭脂色的月已漸次徂西，向我露出一層艷美的微笑。夜已酣睡，無聲地。

眼前又展開了一幕——

一個月夜。月光像瀉地的水長，靜靜地瀉在葉子和花上。葉子和花都給牛乳洗滌過一般。樹影更清幽可愛。是的，光與影都有和諧

的 *Psyche*。

這治美的風光裡，青林之下，一個老人冉冉而出，給月光照着的顯更像良一般耀眼。女色的袍變了良灰色哩。

我彷彿見他從錦囊抽出兩根赤繩——月光下是絲毫畢現的呀，把我的足踝和一個圓肩級級的女踝繫在一起。她，原來就是那人了！

幕幔慢拉了啦。

不待水人作伐，月老便已爲媒。如其我倆佳偶天成，那不能不告訴她那是這東方 *Zephyr* 的月夜之賜呀。我懷着美滿的希望想着。真的，要不是這月明之夜，我又從何欣賞，從何聽見她哩。莫不是月下老人終要玉成其事？

回頭望望她那好像從未印過人間苦的遺痕之青春少女底面影，我有一陣幸福的微笑。可是她身旁那中年的女人却堆上淺笑，似笑我是痴人。黑暗中像有無數聲音轉動着，在討論，妬羨！

但，我一剎也離不開她，祇爲了避免那中年的女人的視線，走到較遠的一個窗隔而已。然而給我發現奇境，那較前更玲瓏無比。

一陣才子的履聲，一個蒼黃的臉戴上塵黯了的毡帽的人獨占了我的過往的位置。不久，那癩蝦蟆識趣地走開，我也不管他。

她已恬適地睡着，嬌嫩的手無力地給秀髮纏着，發出悠閒的呼吸，身上的流線微微顫動。四周洋溢着嬌慵的春意。嫣紅的臉靜靜地敬待着溫情的撫愛，甜熱的狂吻。呀，你睡着了的 *Angel*，你有看出我用了多虔誠的仰慕來殷勤望你麼？在夢魂中，大概你也知道你已經如何把我這多情善感之人的心裏煽起騰焰的火花罷？可憐我吧，爲了你而瑟縮于寒爽的船舷上之孤獨者正感到宇宙的悲哀而需要你底熱愛溫情之灌注哩！

這時候雖然是回南天氣，但夜寒已漸次濃重，船裏狂熱的人氣流到玻璃窗變成液體下注，因爲這終竟是冬天。望着恬靜的藍幕，望着神秘的星輝，望着孤寂的環境，我祇有覆上大樓。又怎忍離開這已

已？爲了她，我曾像瘋子避開貓之爪，小偷避開警察似的藏在她的視線之外而苦心窺視的呀！爲了夜寒與奇遇，我終始戰慄着幼稚的心。

鼾聲已低減多少，洗面間浮出輻輳的人影，傳出淙淙的水聲，茶房已勉強地起來燒水了。她睜開垂滿可愛的紅綃之媚眼；也許她爲我而遲眠起早？我飽餐了海棠的秀色歸來，如飽飲旨酒嘉珍，自酒樓醉酈而出。

殘月洒在水上。似銷失了光彩。

無那地坐下帆布椅上，我小腿有點酸了。凝想。

「姑娘，恕我無禮，你不是余仲意姑娘麼——*O Gary*——」

姑娘貴姓——我唇邊微微震動。

瞧瞧頭上的樓板，綠色的，那是象徵着勝利的希望。綠色的板上有一串字像給蜘蛛織出來似的幌。「姑娘，恕我無禮，你不是余仲意姑娘麼——*O Gary*——」

向女艙口的柱瞧了一眼，也是綠色的，象徵着勝利的希望。柱上雕着幾個字哩。「姑娘恕我無禮，你不是余仲意姑娘麼——*O Gary*——」

——姑娘貴姓？——

瞧瞧四下裏，滿是象徵着勝利的希望的綠色，滿是清亮的聲音說着那一串話。我着急了，什麼，人人都追求她罷？要是落伍了那怎麼辦？就祇她自己也多麼煩惱呢，給螻蟻纏擾着。我茫然地起來，想走到公共艙把那些東擺西進茫茫大海！

在艙口，給雜亂的人聲與影子攔開了幻覺。她忽然向我走來，不，她進了女廁。我遙矚她底空下來的椅子。那中年女人在拍着鞋上的塵埃哩。呀，原來那是一個女僕，有什麼阻碍。

她飄然走過，瞟了我一眼。意思說：「等一會我就來。」

手裏執着一團綠色的東西，她來了。我閃開一點兒讓她走過，同時聞到了一陣脂粉的香氣。她醉人的秀眉蹙了一蹙，像招呼我。美麗的瞳人彷彿說：「來罷，我在外邊候你！」但是，「恕我無禮，你不就

是余仲意姑娘？」我想說，她走到船欄外了。

喲，又再作了一回 *Comrade*！我趕趨不前，躊躇的心情像螞蟻落在鍋上。本來該跟她，緊隨着她，何況她叫我？可是，我聳於那三四個中年女人的冷眼！

愛情要勇氣的培植！我大胆地走到船欄旁邊。可是不見了她。尋遍兩邊船舷都不見，却見水手們在解纜。面前祇是一片灰色。

微微的淡黃色光輝洒在甲板上，有一片索索的水聲，我找到了她！——在船尾一間船員的房裏盪洗。

我連忙走進船裏，整理衣裳，撥整頭髮，携了小藤篋出來甲板上。心想跟她一同上岸，不再回女艙了。將意地把藤篋放下甲板上，期待她盪洗完了出來。無意地望着四圍的曙色。「姑娘，恕我無禮，你不是余仲意姑娘麼？」——*Oscar*——姑娘貴姓？——一串話在我腦中打滾。

突然地，一片男人的聲音衝進耳膜。一個船員在說她不該乘人們忙記掩門就貪圖舒適的進去盪洗，還催她。她氣憤憤的走了。我憤恨那莽漢戳穿了我的理想！

我祇有挽着藤篋在她窗外逡巡着，希望她見了就到甲板上來。

四圍，曙色已漸漸地染上藍暮，星星之輝也漸漸黯淡了。堤樹已婆娑地搓着朦朧的睡眠，篩出輕碎的鳥聲。牛乳似的洒在水上的月光稀散了啦！晨風洗滌着我底眼眉。

可是她還沒有來。我仔細地望她，她在執拾着行裝

喲，嬌慣地瞧了我一眼呢！她的善於表情的眼睛彷彿說「我三番兩次的跑去就你，你也不管我；到如今，你却逡巡于我眼前，不是 *Comrade* 就是憐情，要這等男子幹麼！」

喲，*Oscar*，你不知道我用了虔敬和崇慕戰慄于寒寂之中來殷勤你麼？如其我當你是浪漫淫娃，我早已盡情挑逗；不過我當你是我底安琪兒！你不出來也能，還要誣我！！

我向她投出乞憐的眼光。她背着我呢。我聽見她對面站着三個

輕籐的男人，向她飽餐秀色，也向我這孤獨的徘徊者投來冷笑與白眼。本來想大胆地走進去跟她談起來的，我終於走了。可是我仍然覺得她可愛！

枝頭的殘月還凝眸若笑，徘徊未下哩。

像受傷地，我回到女艙來。那些中年的女人們安然無事。船要泊岸了。

要是沒那麼多枝節，這時候我已跟她談得意合情投。

決意擺脫胸中塊壘，擠着爭渡的人隊裏，我瞧睜四圍的晨光，瞧瞻染上淡黃的冬陽之大新天台底高塔，出神地。

可是，透過那濛濛的船窗，那白花蛇似的苗條可愛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動呢，倚在行李上。那三個輕籐的男人不見了。她似乎是候人接船。

這才是時候。

「姑娘，恕我無禮，你可就是余仲意姑娘麼？」——*Oscar*，——姑娘貴姓？——一串話又循環地湧現了。耳畔還她有溫柔的答語。

但，我記起她曾是嬌慣，如其不睬又怎麼辦？我這欲近芬芳的 *Comrade*，對這唐突的行爲忽又不敢幹了。然而又那裡有女人來挑逗男人！

思潮洶亂，幻覺錯雜。我像旅行在沙漠！

「走哪，站在這裡幹麼？」後面的一个面目猙獰的高个子拋來一个入似的當頭棒喝，

我走了，紅色襖子突然跟在後頭。我忍不住向那窗內的亭亭佇立，苗條可愛的影子瞧了瞧。

完了！

自己一个人挽着空空的小藤篋出碼頭。左手也空空的沒什麼，何嘗有温軟的細腰？

晨風中，我微微地戰慄。

牛乳既已傾瀉還哭什麼呢？我聽見窗外轉動着的山峯與深潮都低低嘆息。

在房間，我神往于那美麗的幻夢。

# 物華仙露



治咳最好

患咳者們請服宜早

總發行香港德輔道中物華藥行  
 輔道中物華藥行  
 行及油麻地佐  
 敦道口物華藥  
 支行代理處  
 香港英大藥行  
 及各藥行

## 本刊啓事

本刊內容盡充實，內容減輕，讀者負擔起見，現由二卷一期起，改出較有彈性之漫刊，除內容比前增加一倍，有奇外，價格已減為每冊五分，深望讀者與作者予以批評或贊助。

## 紅豆漫刊

二卷一期  
 每冊五分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        |                                     |            |                                  |       |    |     |
|--------|-------------------------------------|------------|----------------------------------|-------|----|-----|
| 代售     | 印刷                                  | 通訊         | 發行                               | 出版    | 經理 | 編輯  |
| 各大書局報社 | 光華印務公司<br><small>香港德輔道西三八〇號</small> |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 梁國英報局<br><small>文咸東街三十二號</small> | 南國出版社 | 梁晃 | 梁之盤 |

再  
增  
北  
角  
分  
局

# 梁國英

梁國英藥



設在西灣河電車路  
營業宗旨一如總局

謀大衆平安幸福  
再增西灣河分局